通志堂経解

D 12
1411
388

12
門
論
卷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七

吳郡陳深撰

宣公

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庶子母敬嬴公子遂弒大子惡而立之周匡王四年即位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 高郵孫氏曰天下無王自平王而下也至於桓公王道之不行未久也春秋書王凡四終始反覆欲見其討而竟不能於是不書王以爲法於萬世至宣公則王道之不行百餘年矣亂臣賊子接迹而起而王者竟不誅之非天下之無王何至是也唯其無王是以書王耳桓之時王道猶可望可以待王之誅宣之時則竟無王也於是書王以討之也

公即位 宣爲弒君者所立雖與桓謀弒之惡不同然其母私事公子遂以奪嫡也宣公寧不與聞乎是以穀梁謂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書即位其與僖文之立一美一惡不嫌於同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事襄仲以子托之文公卒仲弒大子惡及其母弟皆齊出也仲懼齊見討故宣公即位之初汲汲求昏于齊爲自安計不顧喪經之中而行吉禮魯可卑齊亦可卑也其必去年襄仲如齊告立接之始謀也觀其所爲純是利欲略不以禮義自持何耶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公羊傳遂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連上文故止稱遂亦省文法也

不稱姜氏責齊不當犯禮成昏也方至自齊未告廟而遽稱婦變其書法若曰
故贏也故贏事權臣謀立其子殺大子遂主君擅爲國母顯然以姑自處故特
書婦姜以著
姜母之僭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氏傳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纂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呂氏曰君母不正孽子篡立而國之大臣
侍大國以免施施肆肆無所忌憚行父名大夫而猶若是先王之澤盡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于衛　晉甲晉下軍佐也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肯
薄秦于險與趙穿沮吏駢之謀放猶羈置
母去其所唯罪輕於專殺耳書之亦譏其僭也蘇氏曰胥甲趙穿當軍門呼
其罪一也放胥甲而舍趙穿穿盾之族子也故稱國以放言政之不一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杜氏注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後漢志琅邪國
縣　陽都故地有牟臺注平州在縣西今屬沂州沂水
討故季文子汲汲納賂請會以定位蓋弒逆之罪無赦豈可以及會而得免是
何季世有此繆舉皆諸侯好賂以容姦也世既無王誅又無伯討故亂臣賊
子復何所畏而不逞哉魯宣欲定位宜書及而曰會若齊貪其賂其志同也

公子遂如齊　左氏傳東門襄仲如齊拜成謝得會也襄仲雖云如齊拜成
其實往言將納所許立君之賂于以成其弒立之謀也賂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氏傳爲立公故以賂齊也程氏傳宣公以不
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
不能保有其土地故不云我非彼強取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者皆諱　濟西魯
之故地僖三十一年復取之於曹者　去春文公卒甫葬畢公子遂叔孫得臣
如齊雖云拜葬其實謀立宣也求晉納賂許賂盡在此行以此啗齊齊必從之
冬十月遂弒惡之宣夫人姜氏歸齊今年春宣即位未幾遂即如齊通女遂以
夫人至自齊夏季孫行父又如齊納賂請會既會而公子遂復如齊拜成又將
歸濟田諦觀聖筆所書之詳不待傳不待貶而公子遂公孫得臣季孫行父宣
公之惡自見魯以皇畏齊而啗以利齊亦啗齊必從之
知義果何物乎故其勢不至于戰國之亂強秦之暴不止也不書魯與而書齊
取取者非其
有而取之也

秋邾子來朝　宣公弒立諸侯當討之而邾子來朝無貶
者既於朝桓貶矣公羊曰其餘從同同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左氏傳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
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
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
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
討宋之亡卒固不足與然鄭從夷而爲中國患何義乎故書人以貶之也楚書爵
著其強盛也文二年楚雖伐鄭鄭未服楚故新城之盟伐宋之舉鄭爲晉役至

九百廿
年始叛
楚鄭合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左氏傳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彙征討貳於楚（闕文宋彙征討貳於楚）不當救故聖筆削也晉能救陳故特褒而書救

宋公陳侯衞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左氏傳會于棐林以伐鄭也地

而後伐止此與桓十五年會于袲同晉趙盾以大夫用諸侯之師於是始甚

曰會晉師則不以大夫用諸侯之辭也於此見聖人書法之妙而當於理也杜

氏注棐林鄭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秦之與國案地譜商有崇國在京兆鄠縣甘

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秦知其計故弗與成晉欲求成于

秦而不以義乃侵其與國挾詐謀行之宜秦之弗與晉秦自河曲之役已息兵

七年今晉無故動其兵端召明年秦師來伐

晉人宋人伐鄭　鄭嘗從楚伐宋宋欲報怨晉亦欲報北林之役故同伐

還故不從晉而從楚今晉復與弒逆之君同伐鄭何以服其心

哉晉侯侈而趙盾專惟嗜利而不顧義宜其不競於楚也

二年甲寅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

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氏傳八子歸生受命

御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宋人

逃歸劉氏傳戰而言及主之者也猶

棘在陳留襄邑縣南　經書及蓋宋主乎戰也云爾杜氏注大

可辱也鄭從夷而病中國尤可辱也書師書戰衆相敵及師敗而帥擒豈惟可

恥無故毒民亡衆宋鄭之辜可勝

誅哉直書其實事而惡自見也

秦師伐晉　左氏傳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晉趙盾救焦　趙穿好勇

而狂者也無故侵崇以召秦兵盾不之辜私厚之也桃園之舉

蓋可

見矣

夏晉人宋人衞人陳人侵鄭　左氏傳晉趙盾遂自陰地晉河南山

北自上洛東至臨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

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能欲諸侯從楚）而惡其難可（而惡救鄭禦晉之難）

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盾不務增益

其疾以速其斃　鄭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楚有辭矣趙盾去之以理曲也晉因取

宋賂不能服鄭故不競於楚春秋併晉與諸侯悉人之且書侵而不言伐也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　晉靈不君趙盾驟諫公欲

出而穿攻靈公于桃園故趙穿弒靈殺之數矣盾之去當急盾

盾然盾平日親厚穿穿令盾出矣故爲盾弒公此雖非盾使之其實爲盾何以

通志堂

見盾親厚穿盾反而不討弒君之賊乃使之逆新君黑臀于周
盾之情無遁矣春秋推見至隱而歸弒于盾真至公之筆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匡王也文十五年即位凡六年崩定王立

三年乙卯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猶三望 魯不顧天王新喪未葬欲行郊祀之禮郊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遂不郊此天之變異示人也魯之僭郊已非禮此又有忘哀從吉之事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爲成王制禮非魯所可得行況天王崩乃臣子斬衰奔赴之時尤不當舉行大禮郊牛傷且死天變顯然而魯猶三望望祭天子之事尤非諸侯所當行既不郊而猶用三望之僭禮春秋書之譏其得已而不已也三望公羊謂泰山河海詳見僖三十年

葬匡王 胡氏傳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公羊作貢 陸渾子本允姓居瓜州僖公二十年晉惠公與秦遷之于伊川在唐爲河南陸渾縣今河南府伊陽縣北二十里有陸渾驛故城 左氏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胡氏曰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爲陸渾在王都之側楚人伐之又觀兵周疆而問鼎故特書于策以識猾夏之階也

夏楚人侵鄭 左氏傳春晉侯伐鄭及鄭鄭地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胡氏曰不書晉之伐鄭之平者律尼削

之也鄭以晉受宋賂爲不足與似矣而楚豈可從乎今晉成新立背楚歸中夏則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遷善故獨著楚人侵掠之罪爾鄭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 赤狄狄之別種孔氏疏曰赤狄白狄俗尚亦衣白衣地譜洛州春秋赤狄之地襄陵許氏曰楚狄迭擾南北此中國棟橈之時也

宋師圍曹 左氏傳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誅也武氏謀奉母弟須來昭公弟以作亂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事在文十年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即知爲二族見伐故也亦取宋不經不書二族以曹師伐宋但書宋師圍曹即知爲二族見伐故也亦取宋從即治徒恃衆強以報復也

冬十月鄭伯蘭卒 穆公卒靈公夷立

四年丙辰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郠音談莒人不肯

公伐莒取向 魯欲平莒郠之怨挾齊同往書及見魯之志以二大國不自往伐莒取向何不思之甚魯能平二小邦意魯必有私故不能平於是魯侯怒乃者乎以魯與齊一出不能治亂反致亂也其書取尤見罕魯也

秦伯稻卒　秦共公卒　子桓公立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左氏傳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宋字子公歸生字子家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它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諮子家子家懼而從之既操兵柄初開其謀先事誅之如反手耳何乃爲其所制聽其所爲故春秋舍宋而卑歸生以爲首惡示國討之法也

赤狄侵齊　去秋赤狄侵齊今復再侵以中國無盟主故得以肆其猾夏經屢書以見夷狄強而中國弱矣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如齊而皆至者危之高固之事亦殆矣

冬楚子伐鄭　石氏曰鄭去楚即晉自三年之夏至十年之冬楚凡五伐此晉不務德以力爭諸侯又不能攘夷狄以存中國之致也然楚兵伐鄭二稱入四稱子稱子者四非與之也惇其強而已稱人者二非加貶也詳其甚而已十二年楚圍鄭入之遂敗晉于邲而後鄭服楚晉之不振有自來矣

五年　丁巳　春公如齊　左氏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留公逼成昏

夏公至自齊　左氏傳書過也　公既見止連昏于隣國之臣厭弇毀列累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至以示譏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左氏無子字當從公穀有子字在白爲也故書曰逆叔姬自逆也穀梁傳諸侯之嫁女於大夫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胡氏傳稱子者別於先公之女其曰來者以公自爲之主也嫁女於大夫而不使大夫主之則厭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來娶于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于外而宣公以國君逼于高固請昏魯昔爲齊侯之夫人魯不應嫁齊臣高固固亦不應娶也時齊止公爲高固請昏魯侯以此義卻之稍有知者亦知其決不可爲何二國之君有如是之昏繆也其失禮甚矣春秋婚姻常事不書書此者以爲非常爲後世戒也

叔孫得臣卒　不書日史闕文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傳冬來反馬也禮送女留其送馬謝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故書以示譏也

楚人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之偕來齊穆寧無媿乎書此交鼻之也

六年戊午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左氏傳陳即楚故也　傳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此書趙盾以陳從楚與衛孫免伐之信如是盾乃修盟主之職宜有辭以伐陳而經書侵何耶見晉以兵加之非其道也

夏四月　秋八月癸蝨書癸蝨凡十一八月癸蝨凡三德十五年　本年　襄七年　冬十月

七年己未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左氏傳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定也　魯宣專事齊未通于晉衛欲爲晉致魯故前約而來盟魯信衛而往與晉會卒爲晉所辱盟之不可恃也如此且謀會晉也穀梁傳來盟者前

夏公會齊侯伐萊公至自伐萊杜氏注萊國今東萊黃縣　書會者外爲主伐萊齊志也書至自伐危之也萊齊魯之鄰小國也大國不能恤齊恃强而伐之可皇也魯因而助虐其自辛均耳

大旱去秋螽今秋復大旱歲凶可知矣是後不聞魯救荒以賑貸於民國之所存者幸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黑壤晉地一名黃父　左氏傳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鄭及晉平宋公子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即黑壤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慢盟主跋執止之辱故諱之張氏曰凡盟會而來得見不與盟直書之者曲不在公也若夫見執且不與盟而悉諱之也則其曲

在公矣宣公私呢於齊而不事盟主故盟見執而不得與皐以賂而苟免於是諱之則宣公之自辛可知矣

八年庚申春公至自會見執於晉踰年乃至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黃齊竟上地公羊傳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人臣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之事專之可也今公子遂何識耳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爲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諭疾者喪尚不當反況於疾乎杜氏曰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

辛巳有事於大廟仲遂卒于垂杜氏注垂齊地非魯竟故書地疾而還至垂而卒方有事大廟而聞之故書地有事時祭也公子遂使齊有書之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書仲其字也蓋宣公德之與公子友之於僖公同有援立之恩故亦用公子友例生而賜氏以家大夫卒而賜氏此蓋宣公德遂越禮而生賜氏俾世其卿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古者以志變法爲後世戒故劉氏曰自是世仲氏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起呂切　繹宴尸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卒書猶繹可已而不已也萬二舞名也舞有文舞籥舞也武舞干舞也籥管也吹籥

執翟羽以舞也士籥者以有聲不用也既知其不可而仍用干舞不能制之以禮徒去籥以掩人之外聞也詳觀一字之間足以見聖筆書法之嚴垂訓之意遠矣

戊子夫人嬴氏薨嬴氏文公妾宣公母也稱夫人自成風亂嫡妾敬嬴視效援例以自立故無貶從同同也襄仲卒方八日而敬嬴亦卒二人皆姦通合謀殺惡及視慘虐不道若此亦安能久乎甫及七年相繼而亡天道之報不遠也時無王又之盟主得以逃罪而獲令終幸矣

晉師白狄伐秦左氏傳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伐崇以疹釁端自是秦晉報復不已晉主夏盟宜合諸侯攘夷狄安中夏不能責己補過反結戎狄以伐秦何諸侯無可與者適足以示中國之弱而謂狄可恃乎況無故毒民殘衆皐莫大焉經直書實事以示貶也

楚人滅舒蓼穀梁作鄝左氏傳楚爲衆舒叛故伐舒夷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夷狄相攻滅不書今書者見楚自是愈強聖人先憂之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杜氏注月三十日食經書日食之既增出宜乎天變之微見乎上矣凡三連年夷狄陵中夏臣弒君禍患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

克葬杜氏注敬謚嬴姓也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春秋四賵之以正其事今敬嬴薨葬援成風例而無貶從同同也示魯之君臣不足責乃深責之也葬必卜日既定其日豈可因雨而止今雨而不克葬喪制無備可知也使明日雨復不止久暴露於外可乎書之以見其襄事滅裂君臣皆可辠也雨不克葬亦以敬嬴之惡而著咎證焉

城平陽杜氏注泰山平陽縣今龔慶府鄒縣有南平陽城襄陵許氏曰國有大喪始葬而又動衆城邑非特不愛民力以公爲忘親愛矣不暇執甚焉

楚師伐陳左氏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平而還

九年辛酉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泰山孫氏曰公有母喪而遠朝齊無哀甚矣

夏仲孫蔑如京師左氏傳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禮厚賄之宣公於歲首即朝齊以王徵聘夏方聘諸侯謂之如聘屈於諸侯故尊魯而不書朝內魯之意也朝周亦謂之如罪其視天王猶諸侯也

齊侯伐萊襄陵許氏曰亦以比侵齊不敢報萊不伐齊而齊亟伐之畏衆強而陵小弱可以觀惠公矣

秋取根牟 杜氏注根牟東夷國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寰宇記今爲密州安丘縣之城治

八月滕子卒 左氏傳滕昭公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左氏傳會于扈計不睦也謀齊陳陳侯不會前年與楚成故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杜氏注卒於竟外故書地陸氏纂例國君不卒於其國例書地扈鄭地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胡氏曰晉成公衛成公皆不書葬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爲晉致魯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及魯宣會黑壤而晉止公是以扈之會魯獨不往二國赴喪皆不往會以私怨廢禮忘親其卑著矣

宋人圍滕 左氏傳因其喪也 滕有喪宋不哀恤而用兵圍之故貶而人之以著其不仁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左傳六年楚人伐鄭取成而還此厲之役也既成鄭伯逃歸故九年楚復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惟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至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 楚以鄭不從故數伐之晉既主夏盟當合諸侯救鄭攘楚可也僅使一郤缺帥師往果能拒楚救鄭事是以不克鄭與楚平明年晉又合三國伐鄭取成而還冬楚再伐鄭十一年楚子與陳鄭辰陵之盟而後楚陳鄭合楚居陳鄭之上初主中國之諸侯也經書楚子非與之紀其強盛與中國之諸侯伴矣

陳殺其大夫泄冶 泄宇從公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泄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泄冶棄陵許氏曰殺泄冶張陳亡之本也胡氏曰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大夫則不失其官守而殺之者有專殺之罪矣泄冶無罪而書名者泄冶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喪身之禍從之故書名以儆舒猶君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義係於名而書名者也泄冶之盡忠不避死以諫可謂直矣然當靈公朝夕株林之遊君臣淫放豈疎遠者一言所能止之乎惜乎泄不能見幾潔身而去泄死未幾而陳至於君弒國亡悲夫

十年壬戌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公數如齊必書其至聖筆詳載不厭其繁卑宣公也

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氏傳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程氏曰魯修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亡歸我不足爲善也 公歲往朝齊或一歲再往自貢篚逆故柔奚甲兵事齊尤謹故齊惠悅其能順事己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昔取之不始歸我也不言來歸者請而得之也昔取之不以道今歸之不以正一出於相與之私而已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已已齊侯元卒 惠公卒頃公立

齊崔氏出奔衛 左氏傳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高國二家齊正卿公卒而逐之奔衛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辭也襄陵許氏曰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弒者以其宗族之強經以氏舉於此辨之早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左氏傳公如齊奔喪胡氏傳天王之喪不奔而汲汲於奔齊喪天王之葬使微者會葬非人子之情也公孫歸父會齊侯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

癸酉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胡氏傳禍莫大于拒諫而殺直臣泄冶不憚盡言於其君以靈公君臣淫縱恐其及禍不忍坐視而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春秋言泄冶見殺於前而著夏徵舒弒君于後以見泄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弒之由著淫放之禍為萬世之大戒也石氏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此所以陳靈公雖無道而從大夫弒君之詞以書之

六月宋師伐滕 左氏傳滕人恃晉不事宋六月宋伐滕胡氏傳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稱師譏用眾也鄰有弒逆不能討乃伐喪以張威故貶之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仲遂之子齊侯卒公親往奔赴及葬而使貴卿往會匡王崩公不奔赴故葬則周不來告宣公於天子則慢甚於強國則特厚春秋比事而觀其罪著矣

晉人宋人曹人伐鄭 左氏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侯攘楚而但伐鄭畏強凌弱也此時陳與鄭鄰陳弒逆獨不當討乎故春秋俱貶而書人皐之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公羊傳季子者何王之母弟也不書名尊其後食邑於劉宣公卒國十年未嘗朝周專以見王室之無政故襄陵許氏曰自是王室頓亡王聘益輕春秋不復錄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左氏傳劉康公來報聘即季子也杜氏注繹邾邑魯國鄒縣有繹山今在襲慶府鄒縣為邾魯二國之境詩保有鳧繹邾文公卜遷于繹皆此征伐自大夫出小國當恤伐為已甚又從而取其邑非其有而取之魯之君臣俱可辱也

大水 陰盛陽微夷狄之徵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左氏傳季文子初聘于齊宣公居位十年如齊凡五遣大夫聘齊者六魯之君臣不能為國以禮而數數妄媚悅齊歸父取繹惴惴畏之討故又亟往意必以賄奉之也春秋書之以著其辱比事可見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氏傳國武子來報聘 前此齊未嘗來報聘今齊侯新立始一來也

饑 杜氏曰有水災嘉穀不成

楚子伐鄭 鄭 傳稱晉救鄭經創之以晉不能攘楚徒救亦無益也 左氏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

十有一年 癸亥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 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 左氏傳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盟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鄭自此年從楚辰陵既而叛楚楚繼入陳陳終景公世不從晉明年楚遂入鄭是時齊方伐苗晉復會狄不能討林林之逆而楚莊討之故辰陵之盟春秋書楚子陳鄭之上而特與之以楚初主諸侯因以見中國無人夷狄反能行之自此以下比事觀之諸侯之去就可知矣 左氏傳晉士會帥師治麻于蒲隧秋七月晉侯使士會平戎于王且拜救陳鄭之師也 陳鄭書侯伯之爵而楚書子加其上亦所以媿之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莒恃晉不事齊魯從齊故同伐之兵不討陳亂而附強凌弱春秋書之以著齊魯之罪

秋晉侯會狄于欒 才端切 函 欒函狄地晉侯往會之 左氏傳晉郤成子會狄于欒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故會于欒函 晉捨討陳而以遺楚使之舉大義爲伯討以令於中國晉失盟主之道徒與狄會與楚爭鄭及鄫之敗鄭復即楚矣春秋書實事而皐旨自見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左氏傳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無動將討于少西氏徵舒之祖遂入陳殺夏徵舒故與衛人殺州吁例書之書人衆辭大惡衆所欲誅也聖人與楚之討僞中國之無人書楚人而中國諸侯之皐自見矣亂臣賊子人人得討不間中國夷於大亂之日也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上書楚子殺夏徵舒與其誅弒逆義也稱人言衆志也此書楚子入陳獨稱楚子既入陳而欲縣陳貪其利也向非申叔時言之遂亡陳矣後雖復封之故仍書入入者不受而強之也公孫寧儀行父從君於昏宣淫于朝誅殺諫臣致君見弒蓋致亂之罪而納之陳又使陳人用之舉措謬矣以縣陳之利誘之楚子貪林故悅而不賊與之然後著其入陳且納亂臣之罪使楚莊功過顯然可謂當矣

十有二年甲子春葬陳靈公 陳弒君之賊已討故可以書葬矣

楚子圍鄭 左氏傳楚子圍鄭三月克之自皐門至於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

砠入盟于良出質　鄭與楚辰陵之盟又徼事于晉故楚復圍鄭　楚子已縣陳賴申叔時一言而封陳故經不書滅而書入楚子已入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子以其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故經不書入而以圍書此聖人忠恕之道也胡氏謂不書楚入鄭以能討陳弒逆故從末減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楚圍鄭晉荀林父帥師救鄭鄭已服楚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動兵伐鄭不後隨武子士會善之獨彘子先穀曰不可知莊子亦不許惟韓獻子謂桓子恐彘子以偏師陷子為元帥而師不用命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時楚師亦欲還晉趙括趙同從彘子以戰遂大敗林父為元帥不能止諸帥之從楚師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穀若以中軍佐濟下令軍中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大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師也於誰責乎故經不書晉救鄭而以林父書及之者言林父之志乎此戰也并著其敗師之臯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氏傳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明日蕭潰　楚入陳復入鄭敗晉師乘其銳氣伐蕭以滅之故經特書滅以著其暴也　宋華椒以蔡人救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清丘衛地地譜今濮州臨濮縣東南有清丘　左氏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伐陳

衛故二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故曰不實其言　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音要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陳共公與衛成公有誓好故孔達有背盟救陳以免謝晉胡氏曰書同盟志同欲也程氏曰晉為楚敗諸侯懼而同盟也　皆國卿而書人以其盟無益未幾皆渝故貶之陳藉楚以討弒君之賊不容不從楚宋不能為陳討賊楚既平之乃動衆伐其即楚非義舉也衛人救陳雖背盟經以救書見陳未有罪而遭宋伐為可恤也書救者責宋也書師以其妄用衆書衛人以其渝盟也

十有三年乙丑春齊師伐苗　左氏傳言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　左氏傳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楚宋伐之故楚救陳以報伐也

秋冬蝕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左氏傳赤狄伐晉晉人討必之敗與清之師歸也冬晉人討必之敗剛愎違命敗晉師今又召狄戮之是也何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　先殺佾國以殺林父新將中軍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越椒將攻楚楚莊雖滅之尚思子文治楚而復克黃之所先穀先軫之孫而滅其族晉之德刑皆不足以敵楚矣

十有四年丙寅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案左氏傳十二年陳貳於楚宋以清丘之盟故伐陳　衛孔達曰先君有約音要言焉不可不救也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也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人救陳既而晉人來討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

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於是孔達縊而死衛人以殺告說于晉而免于伐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搆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衛侯父孔達固有罪矣而衛人用其言以干盟主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倫用人謀國干犯盟主至于見討誰之過與故不去其官稱國以殺春秋端本清源垂書法如此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曹文公卒宣公立成十三年卒

晉侯伐鄭 左氏傳爲卻故也　晉不能庇鄭使鄭因服於楚既困且辱皆爲晉也再犯楚師楚能赦之楚德厚矣難怪其與楚也晉伐楚救鄭既以後期邀戰于邲自取敗績不知悔過以同姓諸侯自相魚肉欲中國強夷狄弱其可得耶　晉敗于邲不能自反復與楚爭鄭勞人甚矣文公而下諸侯親自將書其罪此所以書晉侯親自將書其罪此所以書晉侯伐鄭是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氏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惡宋文十年楚子申孟諸無畏殃宋公僕曰鄭昭宋聲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斥而行舉申舟于竽託王示必死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鄭我伐之也鄭我亡也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殺其使者必伐我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寢門闕劒及于寢門之外卑及於蒲胥之市九月楚子圍宋　宋困於楚數矣自僖公之世會孟被執戰泜敗績盟諸侯以解圍今復被圍楚之強甚矣然十二年宋伐陳經書救陳所以著宋之罪今書

楚子而不去其爵亦所以示宋殺其使以召兵故無貶辭春秋非以進楚亦著楚自此而益盛矣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石氏曰文公以來大夫始專盟會至此公以不正而任其子歸父此年會齊侯明年會楚子見公與之深也諸侯失政自宣公始大夫專政自歸父始聖人詳書以疾之　公孫歸父以外臣僭恣而抗諸侯齊侯以國君下屈而會外臣皆非禮也經特書之所以著當時諸侯陪臣之辜不能以禮讓爲國國非其國矣

十有五年 丁卯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案左氏傳十四年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詠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公孫歸父去年會齊侯今年又會楚子其專甚矣會于宋以宋被楚圍以自謀而薦賄也魯以千乘之國不能攘夷狄而至爲此謀又使其臣得以專恣不亦謬乎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宋被楚圍九月甚急及是而始平平謂平之也宋華元以情告急于楚子反感動子反亦以情告之於是退三十里而盟二子平二國差可賢其稱人何也公羊以爲平者在下也謂二子專之非稟命於君雖卿亦人之不與之也況華

元竊入楚師而劫其將子反將而劫於敵出於要盟故君子不貴故書平而不書盟也書宋人及楚人平宋及之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鄧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於是晉侯伐潞滅之殺鄧舒潞赤狄之別種也赤狄有潞氏甲氏潞今潞州潞城縣潞娶晉侯之姊非眞狄也以嬰兒歸晉以其所自出也 晉侯因鄧舒之罪使林父帥師討之既執鄧舒殺之以正其罪當立君改紀其政而返何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不仁也經不書林父而書晉師責晉而略狄也

秦人伐晉 秦人伐晉八三文三年此年襄十一年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氏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三大皆王卿士使王子捷殺王札子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子王子札也文誤倒耳劉氏云王子捷即王札子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毛伯王之卿士王札子人臣也而擅殺之周衰天子失政刑其亂甚矣春秋書之不待貶而罪著矣

秋螽 自六年至今凡三遇秋螽其間水旱迭至宣公不修德之所致也災異數而國空虛橫斂起而民愈困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婁杞邑公羊作牟婁恐無聲之訛也 大夫相會始此也始諸侯自相會後

諸侯與大夫會至此大夫與大夫會皆非王事而動以非禮故其流不至於篡奪不止也

初稅畝 初謂始行之也稅畝履其私田復十稅一始什二而稅也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蓋始於此也其後成作立甲哀用田賦春秋屢書之以譏重斂也 稅畝井田之法一夫百畝十畝爲公田什一而稅也今履

冬蝝生 蝝悅全切又尹絹切 螽冬又生子蓋螽遺子於僻野又將蕃育聖筆復書懼災也

饑 經三書饑宣世兩書饑十年以大水今年以螽爲國不務本無蓄積一遇凶災則民不聊生而又加以重斂國非其國矣

十有六年 戊辰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傳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不書留吁之屬三月獻王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代林父將中軍杜氏注甲氏留吁赤狄別種 晉士會命卿又爲上將書以人貶之無遺亦甚矣非攘夷狄之道也晉自郤之失而還志在於伐狄遂并其地聖筆書之極貶之也

夏成周宣榭火 成周周之東都今洛陽也宣榭公羊曰宣宮之榭也何休曰周宣王之廟也至今不毀者有中興之功室有東西廂曰榭無室曰樹杜氏注講武屋胡氏曰案呂大臨考古圖有郘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命郘是知宣榭宣王之廟也古者爵

有德祿有功必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宣王之廟謂之榭其廟制如榭也　左氏曰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聖人因東周宣榭之火傷聖王之烈既不可得而而見併其遺迹亦從而火之所以傷而志之也

秋鄀伯姬來歸　左氏傳出也此年鄀伯姬來歸成十五年杞叔姬來歸皆見出也嫁之時不書歸以爲媵也春秋內女出亦詳書之所以謹男女之際正人倫之本也

大有年　桓穀逆宣奪嫡桓立十八年宣亦立十八年其間水旱災變薦臻歲不絕書桓書有年志歲稔也宣書大有年志歲大熟民大足食也皆紀異也蓋謂連年凶災此年方得豐熟民幸足食宜喜而書之以紀其異以見他時之不足可知此聖人言外之微旨也

十有七年己巳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昭公卒靈公立襄一十六年卒于楚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斷直管切又音短

杜氏注斷道晉地　左氏傳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家衆也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及欬盂高固逃歸晉師還　齊頃侮晉使固可罪何郤子之怒而不能已亂反甚之耶姑假同盟之禮約諸侯共伐齊也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公弟叔肸　許乙切　卒　宣公子赤之庶兄而殺之以奪其位叔肸非之終身不食其祿其不去者以兄弟之親不可絕也書字賢之也故取貴於春秋公子爲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爲大夫而書卒賢也

十有八年　庚午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氏傳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緟以公子彊爲質於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齊頃召亂曾卻克私怒逞兵春秋據事書之齊晉之罪自見也衛世子也而帥師會諸侯以伐人國不一日及一罪之也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戕殺也　自內曰戕鄫自外曰戕邾人往時嘗執鄫子用之鄫不能復天子不能誅今又直入鄫國戕鄫子縱恣暴虐甘心矣非亂世曷至是哉書于鄫責鄫之臣子不能拒難也

甲戌楚子旅　穀梁作呂卒　時楚子僭王降稱子欲之也此聖筆所削也五等諸侯卒稱爵正也葬稱公從臣子詞也若吳楚之僭春秋絕之辟其僭稱之號恐民之惑故不書葬書卒以其與中國同會盟也時齊晉伯業衰楚莊能誅叛討貳因而傷其卒而志之也楚莊卒共王立襄十二年卒

公孫歸父如晉　左氏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　時三家強盛歸父謀去之固善而不知其本己之不正安能正人以正國家況事晉未久豈能保其必信而假之以力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左氏傳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歸父還自晉至魯竟外聞君薨而家遂不容於不奔也嘗宣公以仲遂援立之　功而愛歸父用之太專故疾之者衆徒以公庇之未能誰何也今聞君薨而不敢復命亟去而之齊以逃罪也奔不言出在外也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吳郡　陳深　撰

成公

名黑肱宣公子謚法安名立　政曰成定王十七年即位

元年　辛未　春王正月公即位　張氏曰雖無王命有父命故書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禮記月令仲春獻羔開冰今二月書無冰蓋冬温無冰可藏至二月獻羔無以啓冰而廟薦故書以志之洪範豫恒燠若謂舒之罰常燠也經書無冰三蓋常燠也此則成公幼弱政事舒緩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兆見矣

三月作丘甲　作者創始爲之也謂變古之常制而始作之也丘甲賦丘爲甲也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十六井四丘爲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出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具一乘今作丘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共出七十五人兵矣蓋益兵而增三之一耳按甲士三人者統步卒七十二人每甲士一人統步卒二十四人故二十五人爲一甲今每甸增二十五人而甸出四甲實一丘出一甲故曰作丘甲成公初年而變法增賦民困於暴斂矣故聖筆特書作之

一字以惡之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杜氏注赤棘晉地　初公孫歸父與宣公謀去三桓聘于晉使還公薨懼而奔齊三桓用事怒齊納歸父聞齊將出楚師故臧孫許又懼晉討遠尋盟于赤棘書及者魯所欲也汲汲而求盟故明年鄾之戰用晉師焉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左氏傳晉侯使呼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王季子徵戎方于還要其不備將遂伐之叔服周內史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績于徐吾氏考戎之別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王師敗而不先言戰以王者至尊天下莫之敢亢而況戎乎不言戰所以存尊君之義也王者有征無戰今王無德以來遠人徼戎致敗是自敗之道也故不諱敗而書之因以示戒也

冬十月

二年壬申春齊侯伐我北鄙 案左氏傳齊侯伐我北鄙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經不書失邑略之也齊納歸父未幾有鞌之戰胡氏謂同爲憤兵皆非義也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齊以伐魯之師南侵衛亦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孫子不可遂戰于新築而敗經書及齊師以衛主之也蓋良夫不能全師憲民不從石稷之言必進而戰致敗君衆幾喪身辱國故以衛主之而臯良夫也齊侯自將而不曰齊侯不與衛大夫之敵齊侯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 文子 臧孫許 宣叔 叔孫僑如 宣伯 公孫嬰齊 仲氏 帥師會晉郤克 獻子 衛孫良夫 昭子 曹公 宣子 首及齊侯 頃 戰于鞌齊師敗績 鞌齊地魯四卿並將踰制甚矣聖筆首詳書之以志其僭晉侯以郤克之怒許二臣已而用兵也四大夫擅命請兵交怨鄰國以肆其憤兵齊頃驕恣致四國之師師敗而幸免焉經例以不主齊者以受伐者爲主此戰雖齊自取而不主齊頃驕恣致民故主之以爲憤兵之戒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鞌之戰齊師敗齊侯幸免晉師逐齊侯齊侯使國佐如師請平鞌去齊五百里表婁去齊五十里而及國佐盟齊亦窘甚矣諸侯之師迫人於此而受賂以盟其亦異於召陵之役也召陵則經書曰來盟于師盟于邵陵楚人自服而求盟也此則經書曰齊侯哀鳴請服國佐之來將以賂免非服之也而晉之命之不以理爲國佐所折揖而去之郤克於是朕音鴆魯衛之使以其辭而爲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故經書及見汲汲欲盟者晉也反以晉人及之吁國佐一言使四國大夫汲汲追與之盟辭之不可已者如此郤克以雪見笑之憤會四國之大夫一戰勝齊反魯衛侵地不爲無功而春秋絀

之惡其以大夫而專征伐挾主盟之勢
戰勝脅迫而要賂以力而不以禮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文公卒定公立 成十五年卒

庚寅衛侯速卒 穆公卒定公立 成十四年卒

取汶陽田 取者非其有而取之也汶陽田本魯田也齊歸而與之不曰歸而曰取蓋因晉勝齊齊不得已而歸之如賂焉非其志也齊嘗侵而有之晉命歸之其得之之易猶取之也不曰取之齊者本非齊地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衛從晉伐齊故楚侵之鄭楚與國故以師會俱稱師見其衆也衛有穆公之喪鄭衛同姓從夷狄而伐喪主兵鄭服乎楚而聽其役也聖筆直書又書楚于鄭上見楚其罪可知不書及與楚同貶也而又書楚于鄭上見楚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蜀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左氏傳楚侵衛遂侵我師于蜀止書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何耶書其重者爾莫重乎以中國諸侯降班而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也公既懼楚與其大夫爲蜀之會遂率諸侯凡十一國與之同盟自是鄭專事楚晉不得宋由公即楚故也先書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以明諸國率晉從楚公之由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

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左氏傳楚侵及陽橋魯孟孫請往賂之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曹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程氏曰楚爲強盛凌轢中國苟能保固疆圍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侯則魯可知矣 春秋魯史也故先書公次書楚主盟者也嬰齊貶稱人以楚僭王黜之比之夷狄也諸國大夫亦稱人責其不能保固疆圍以事晉畏楚而服之是從夷也故極貶之

三年癸酉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云年公與鄭爲蜀之盟魯宋衛曹咸在焉言猶在耳今又從晉伐之何耶與鄭盟爲楚也今伐之從晉也反覆若此盟不足以固信矣雖然聖人未嘗不欲與中國而攘夷狄故盟于蜀則人之諸侯從晉伐鄭則書爵焉伐之者以鄭附楚也晉徒知鄭從楚而不知十一國亦竊與楚盟晉雖或知之以其衆難以盡罪之也故先問首從楚之鄭約魯宋衛同伐之鄭附楚也晉俾諸侯有所懼不致靡然盡從夷也宋衛有喪去衰絰而從金革不稱子而稱爵著其惡也譏宋衛則公與諸侯之非自可見矣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公昨畏楚而盟今附晉而伐未逾時而致
以危之豈非公貳心晉楚有危之道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劉絢曰新宮宣公之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
遷也丹桓宮楹刻桓宮桷皆稱謚此不稱知主
未遷也宮告成方新主未遷祭未舉故但稱新宮廟災而哭禮也爲神靈之所
止人情所宜哀今主未入遇災而哭此何禮哉宣公篡逆所立不正已薨獲免
矣故廟成而燬天意所
絕以其不可從祀也

乙亥葬宋文公　左氏傳宋文公卒始厚葬用殷出炭燒蛤爲灰益車馬多埋車馬
屋阿棟也四阿設棟也棺有翰檜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　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
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
於惡也何臣之爲　胡氏以經不見葬之厚然聖筆至七
月方書葬見其用天子七月而葬之禮其僭侈可知矣

夏公如晉　左氏傳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魯復汶陽之田特書曰取足
以見疆場之今不出於王矣魯歸田以晉力故往拜賜其重如
此後年晉使韓穿來言汶陽田奪而歸
之於齊有以知晉之無以令天下矣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氏傳許恃楚　許恃從楚而不事鄭鄭子良民
即公子去疾伐許許鄭皆即楚今鄭以許恃楚
而不事之故興此伐以亂治亂
聖人惡之又況大夫之專伐乎

公至自晉　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譏之也譏其何爲至自晉也公自
即位不思朝周而往拜汶陽田而朝晉繆舉也經特書以罪之
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氏傳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杜氏
注棘汶陽之邑在濟北蛇丘縣胡氏傳復
故地而民不聽命至命上將用大師羣臣
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爲之哭也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
而肆其兵力雖得
之亦必失之矣

大雩　魯雩可也大
雩不可也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　音詳　音皐　如杜氏注廧咎如赤狄別種
也左氏傳伐廧咎如討赤
狄之餘也廧咎如潰上失民也上失民也此傳釋經之文而經無廧咎如潰四字蓋經闕此四字宣
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散入廧咎如故討之大夫國氏亦以譏其專伐耳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氏傳晉侯使荀庚來聘
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
聘且尋盟丙午盟晉丁未盟衛　泰山孫氏曰此公及荀庚孫良夫盟也不言
公者二子伉也二子來聘不能以信相親反要公以盟非伉而何故言聘言盟

鄭伐許 程氏曰鄭附於楚一年而再伐許故夷之胡氏曰稱國以伐狄之也

四年甲戌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氏傳通嗣君也杜氏注蓋宋共公初即位故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左氏傳歸叔姬故也杜氏注將出叔姬先修朝禮言其狡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杜氏注敬諸侯則得天命張洽曰晉景公勝齊而驕魯欲叛之也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左氏傳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親於我諸侯聽焉未可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 任公翰曰魯西邑東郡廩丘東有鄆城即西鄆後漢志濟南府鄆城縣杜氏注公欲叛晉故城而爲備魯有二鄆此近晉者也

鄭伯伐許 左氏傳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許地鄭伯伐許取氏注喪未踰年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五年乙亥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陸氏纂例曰鄒伯姬杞叔姬不書嫁而書出或嫁時夫未爲君也杞內女其歸其出録之詳者重人倫之本以爲世戒也胡氏曰春秋於

仲孫蔑如宋 左氏傳孟獻子如宋華元也前年宋華元來聘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公羊首作秀杜氏注穀齊地左氏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即僑如

梁山崩 杜氏注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今同州韓城縣有禹貢梁山左氏傳梁山崩晉侯以傳中變反問伯宗伯宗辟音避重遇重載之重去之避大夫之擅相與會志其專也

己曰辟傳重人曰重載之人待我言車重行遲若待我回避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壞而崩

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不樂降服乘縵車無文飾徹樂出次王訪舍於郊祝幣太祝陳王前禮神史辭太史修言辭以謝過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公羊傳梁山崩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胡氏曰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古之遭變異而外爲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弒君十有四亡國二十二其應亦悟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其事應具存其可忽諸襄陵許氏曰山崩之歲定王崩周室日衰又二年而吳兵始犯中國卒與晉爭盟于黃池王伯道衰

秋大水 陰盛邪勝之所致也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也魯不會不書葬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蟲牢鄭地杜氏注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左氏傳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鄭穆公子故鄭伯歸使公子惲請成于晉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泰山孫氏曰天王崩晉合諸侯同蟲牢之盟不顧甚矣 鄭既服晉於是盟九國諸侯約備強楚也十一月聞天王之訃而不往奔喪十二月方且從事會盟經書其實事而諸侯不臣之罪自見也

六年 丙子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武公之廟也立者不宜立也書之譏非禮也武公名敖周公九世孫由武公至于成公十有二世矣非百世不遷之祖乃親盡已毀之宮也成公不考廟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爲五遞則毀之不可復立立之非禮也與其後定公立煬宮同

取鄟 音專又市纏反杜氏注鄟附庸國也左氏傳取鄟言易也胡氏傳鄟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爲君隱也 魯淩弱而以兵力取之雖不書滅書取亦滅之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以蟲牢之盟諸侯謀復會而宋辭以子靈之難故侵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公孫嬰齊叔肸子也左傳子叔聲伯即公孫嬰齊如晉命伐宋

壬申鄭伯費卒 鄭悼公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氏傳孟獻子即仲孫蔑叔孫宣伯即僑如侵宋晉命也 侵者潛師侵掠也魯以晉命有事於宋出於無名故經書侵以罪之也晉景不務彌縫諸侯之闕反使諸侯搆怨則楚必有以量中國矣 魯自成四年宋來聘五年

魯報聘今年侵宋以蟲牢之盟宋辭以子靈之難晉疑宋有異意故命魯侵之七年宋從晉於馬陵之盟於是晉魯宋交好如初故八年宋魯始爲婚契終宋之世與會皆爲好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楚始書大夫將　左氏傳楚子重伐鄭鄭鄭從晉故也　楚伐鄭喪疑於文無貶以棄禮背義夷狄之常然亦足晉欒書帥師救鄭善救者則伐者之罪見矣　欒書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今平陽絳邑縣　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鄭昔事楚而今歸晉故楚伐之晉不得不救之也　晉救至而楚師還而遂還春秋所以善欒書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三帥之諫不遷戮而使楚師畏之而去不無功也襄陵許氏所謂存霸統也

七年丁丑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鼷小鼠也口甘食傷牛不覺天地之牛角栗宗廟之牛角握郊之大禮必用牛牛傷角則不可用郊禮非魯所當行以儆事天天不獨也鼠初食牛角尚可曰養之不謹至於改卜牛鼠又食其角非人之所能也天意不獨儆也如此即變異也襄陵許氏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弗戒亂之象著矣

吳伐郯　音談　杜氏注吳國今吳郡　郯己姓國秦伯郯郡漢屬東海郯城縣南　故城今在淮陽下邳縣北　楚見於經始書荊後進而書楚盛而書子重伐鄭書子吳泰伯之後本伯爵春秋惡其僭王今始見於經但稱國其盛不過稱子春秋所以正名分也　左氏傳吳伐郯郯成郯及吳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恤無弔者也夫

夏五月曹伯來朝　曹宣公也

不郊猶三望　吳郡朱長文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內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禮具見以書之三望說詳見僖公三十一年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氏傳楚子重伐鄭師于氾音凡鄭地在襄城縣南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楚伐鄭公會諸侯以救之伐者不善而救者善也故皆稱爵杞本公爵降而稱伯又列於莒邾之下志其削弱而託懇之之意也　晉合八國之師親往救鄭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故書救以善之曷不移八國之師往問罪於楚徒救而不能服之何足以言盟主也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杜氏注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　八國諸侯同病楚故同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杜氏注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今屬壽州 楚子重子反以私憤讒殺申公巫臣之族巫臣怨之時在晉遂請使於吳與之射御教吳乘車戰陣教之叛楚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見於經春伐鄆秋又入州來無所畏憚暴甚若此以晉通之前此楚嬰齊數伐諸侯自是不敢動畏吳之攻其後也雖然晉之通吳是又生一楚也

冬大雩 冬而早得雨故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氏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孫良夫之子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戚邑名林父邑出奔戚隨屬晉晉故晉因衛來朝而反其戚邑焉

八年戊寅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汝陽之田歸之于齊 汝陽田魯之田也齊昔侵之窜之役晉師勝齊晉俾齊歸侵魯之田今齊晉復合晉侯乃使韓穿來言歸之於齊魯而歸之也魯之田受于天子晉豈得私喜怒而專制之乎故春秋始不以歸而曰取謂魯假諸侯之兵力得之也今書曰歸反若齊之物而歸之所以極晉罪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襄陵許氏曰侵蔡報伐鄭也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敗春秋務焉

公孫嬰齊如莒 左氏傳聲伯如莒逆也因聘而自逆婦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石氏傳聘共姬也諱 氏曰錄伯姬始於此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杜氏注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 任氏曰婚禮不稱主人爲其嫌於自媒也 納幣而書宋公使之非禮也胡氏曰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納幣大夫之事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趙朝晉侯之壻也其季父曰嬰朝死而亂我在故欒氏不作我已吾二昆必憂弗聽莊姬趙同趙括怒戮而放之嬰曰君問諸欒氏卻氏對曰固聞之君於是殺同括 同括爲人臣內不能正家外專權自恣固足以來其讒而殺其身然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晉侯信讒而殺無罪罪累上也見晉之無政刑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周簡王初即位三年思有維固諸侯之心故使召伯來賜公命非禮也一人之私恩也故書曰天子天子者子養天下主乎恩也天王者制治天下主乎法也王乎恩則以情主乎法則以事江漢之詩曰王命召虎式辟四方王命召虎來旬來宣凡此者王乎事則知王者以法言也虎拜稽首天子萬年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凡此者王乎情則知天子以恩言也成公之立八年矣未嘗入見又無勤王之功何爲而賜命也特出於上之私恩而已是以聖筆變文曰天子以見非王者之大法誠天子之偏賞也 召伯召桓公周卿士 經書王而不加天子

八百四十六
能承天也書天子而不稱天
王爲其不能以天歸乎下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叔姬來歸自杞今四年矣其卒也故書雖見出猶書卒者爲明年杞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故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鄆 吳伐鄆晉不救鄆不得已成之晉又強魯并率諸侯伐之何義乎魯爲鄆如出會士燮王兵大夫之專甚晉之覇政亦自此而衰矣

衛人來媵 媵伯姬也媵不書此何以書譏三國來媵非禮也此後晉齊來媵二國媵之禮也

九年 己卯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還爲杞婦故卒稱杞逆叔姬爲我也既葬爲魯後逆其喪爲魯故 公羊傳齊而歸之也啖氏曰出婦未反而逆其喪非禮也陸淳曰此言禮者猶歸葬十女氏之嘗谷叔姬生未反於杞而死反葬故曰非禮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氏傳爲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左傳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晉不悖信義以率諸侯徒盟不足尚也盟鄭而鄭即楚故秋執之盟莒而莒爲楚伐而潰晉不能救晉之無信義可知矣盟何益之有哉經書同盟以罪晉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經不言逆逆之道微爾但書歸于宋譏其不得以禮行也古者婦人既嫁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人探禮致之謂之致女致女使大夫聘焉卿非禮也經詳書閔之也

晉人來媵 媵伯姬也諸國聞伯姬之賢而爭媵之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稱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書人所以著其專執之罪楚以重賂與鄭鄭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悔而如晉晉人以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使欒書伐鄭鄭人使伯駉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

公二百三十五

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削而不書以鄭貪楚之賂背華即夷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救之名也晉與楚徒爭鄭不能以禮招攜以德懷遠但以區區之詐力求諸侯何足以言盟主忠楚之彊暴何不會諸侯以伐之使服及其猶夏然後救之救未至而從之者則伐而爭之今執其君以伐其國又殺其使亦甚矣卒之鄭謀改立君以紓國難公子繻見殺叔申叔禽見討子如之死者四人鄭禍變若此皆晉爲之也豈得謂之執有罪故書人貶之晉之罪著矣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今春晉方會諸國盟于蒲以備楚也莒小國不得不從不從則晉必會兵伐之今楚伐莒淡旬之間圍渠丘潰莒又入鄆莒固以無備而潰也宜乎以服人之心而使無攜貳也宜乎晉之不競楚之無忌憚自若也

秦人白狄伐晉左氏傳諸侯貳故也　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書曰師惡中國而同夷狄也今秦伯與白狄伐晉書人以秦與狄均也然皆不書及一之于狄也晉不能謹華夷之辨首與白狄伐秦故秦復與狄伐晉皆晉有以啓之也

鄭人圍許左氏傳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與晉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紓緩也勿敢遽使請晉不發更立君以紓晉使晉必歸君　晉執鄭伯鄭人謀出師圍許也

城中城　杜氏注中城魯邑也在東海蘭陵縣西南　治國安民以德政不專恃城池以爲固勞民動衆以興大役春秋所不取也故穀梁氏曰凡城之志皆譏也左氏曰書時固不論時與不時也

十年　庚辰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左氏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胡氏曰其爲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衎而立剽亦以其弟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恃書弟以爲後戒匹夫而代大夫之事也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匹夫而代諸侯之事也衛侯之弟黑背侵鄭匹夫而代諸侯之權也不書氏族未命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魯之僭郊非禮也故天不享而卜之不從卜日卜牲蓋有常禮卜至於再不吉則已何至於五其瀆甚矣見天之不可妄徼其吉耶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執鄭伯鄭公孫申謀立君而紓晉使晉必歸君公子班聞其謀三月立公子繻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成公太子子如奔許乘武子以鄭立君我執一人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五月晉立太子州蒲爲君會諸侯伐鄭鄭賂而盟辛巳鄭伯歸　經但書晉侯傳安知是荐作晉爲已甚矣書此志晉之罪而併罪諸侯也

齊人來媵 媵伯姬也晉衛同姓二國已來媵齊又媵則三國況異姓不宜媵非禮也

丙午晉侯獳 乃侯切 卒 晉景公卒厲公立

秋七月公如晉 左氏以爲諱之石氏以左氏未足考據公雖如晉葬未必在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 辛巳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公自去年七月如晉至此年春三月方至自晉凡留九月何其久也左氏有止公送葬之說其始也以公爲貳於楚止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危亦甚焉

晉侯使郤犨 天由切 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郤犨晉郤克從父兄弟也時晉彊魯弱郤犨以大夫而敵公盟何其專也來聘晉止以報公之如盟則我所欲也故書及不書公恥公與大夫盟而諱之也晉之來盟以公貳楚魯畏晉彊不敢不盟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郤犨之聘也左氏曰且涖盟非也魯雖欲之晉使孫良夫來盟之類宣二年若以行父之往爲涖盟則亦當書如公子友如齊涖盟之類僖三年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氏以修前好傳之蓋魯懲於附晉陵齊以自取之後與齊盟于蜀又盟于蟲牢又盟于虢而魯未釋憾於汶陽之復歸故叔孫僑如如齊專以修鄰好耳

冬十月

十有二年 壬午 春周公出奔晉 公羊傳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偪也且與伯與平齊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杜氏注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爲王所復而自絕於周故書出以非之人臣有過當服罪安有奔之事爲臣出奔無君矣天下安有無君之國也晉納逋逃其罪亦著矣

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按左氏宋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鄭伯如晉聽成經何以但書會魯晉衛而鄭宋楚俱不與何耶以經考傳則有不可曉者矣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氏傳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閻閻閭之閒狄皆楚盟平宋故間之而侵晉穀梁曰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

冬十月

十有三年 癸未 春晉侯使郤錡魯綺切來乞師 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晉不

稟命於天子擅欲興師其後雖假王命而行而非稟命也況以私怨伐秦唯恐諸侯之不從故卑辭自屈以乞師自此至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凡四乞師於諸侯聖筆特書乞之一字甚賤之也至矣晉爲盟主動以信義徵諸侯以師會孰敢不聽何至於乞哉春秋直書實事以爲後世戒也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書如京師而不書朝見非有朝王之實意因晉約伐秦以見其實蓋深罪其志不在王室也秦山孫氏曰周官六年五服一朝王時巡守朝于方岳未有因諸侯伐國過京師朝王之事故書晉使來乞師公如京師自京師遂伐秦以惡之也 是年勝秦師于麻隧

曹伯盧卒于師 左氏傳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 諸侯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 宣公卒成公主喪十二年卒

秋公至自伐秦 先書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而不以京師至明本非朝京師也

冬葬曹宣公 左氏傳既葬子臧將亡子臧公子欣時曹之賢公子也不義負芻將奔 奔他國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請留子臧乃反而

經書其卒吾夷也其君無論皆以號爲稱則禮之不備可知矣死不卒不能赴也卒不葬我不往會也徐邈曰葬皆稱謚而莒行夷禮君無謚故與楚僭王號同不書葬

終春秋

十有四年 甲申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自茲年公始見丁春秋至此渠丘公八四世矣而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氏傳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 林父定公十年奔晉

辭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已雖惡之不猶愈於己乎衛侯見而復之 林父七年奔晉言自晉由晉侯得歸也林父得罪於君而出奔晉晉使郤犨送而見之衛雖欲辭迫於大國之請而不果則衛之爲衛晉之爲晉可知矣 書自晉歸于衛參譏也蓋衛侯出奔六鄉 衛侯出奔六鄉事在昭之漸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逆公夫人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左氏傳鄭子罕伐許戊戌鄭伯復伐許許人平以是所封之田求和於鄭 以叔仲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畏之不行完其封疆今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僑如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存故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衛侯有疾立妾敬姒之子衎爲大子是爲獻公襄十四年出奔

秦伯卒桓公卒景公立昭公五年卒

十有五年乙酉春王二月乙巳仲嬰齊卒仲嬰齊卒出奔齊魯人傷其無後使嬰齊爲歸父後立弟爲子也何休謂劭公移之序失父子之親也爲歸父後則弟不可爲兄嗣爲襄仲後父字爲氏亦非也書仲嬰齊卒又見弟之後兄爲非正也

三月乙巳葬衛定公

癸丑公會晉侯屬衛侯獻鄭伯成曹伯成宋世子成齊國

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左氏傳曾于戚討曹成公也曹伯殺子自立既三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請天討也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蘇氏曰稱侯以執獻有罪也歸之京師禮也春秋書執諸侯者多矣惟是爲得禮晉既與曹伯盟乃執之縱舉也當先執曹伯以令諸侯然後盟之乃盡善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宋共公立昭十年卒

楚子伐鄭左氏傳楚將北師侵鄭衛子囊曰公子貞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已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鄭地遂侵衛及首止衛地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楚邑樂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爲明年晉及楚焚鄭陵傳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三月而葬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楚左氏傳宋華元爲右師蕩澤爲司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文公子轉公室以爲弱故殺其枝黨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乃出奔晉又云自晉歸于宋若果因魚石止而遂返河上請討許之乃反　按經云奔晉又云歸于宋則經必不如是書之也故趙氏疑之時蕩氏乘喪作亂殺公子肥六卿皆其族華元懼不得不出奔晉假晉之力以討之元既得民又挾晉以自重元自晉歸

侯國人攻蕩氏殺子山而國始定蕩氏宋之族也不書氏明背其族也背其族是伐其本故去族以示法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山實有罪而稱國以殺何也殺一大夫而國幾於亂非政也魚石以同桓氏故疑懼而奔楚左氏謂出者五人而經獨書魚石出奔楚當以經爲正而傳不足信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左氏傳吳始通也

晉帥諸侯之大夫會吳之故殊會鍾離楚邑淮南縣今濠州城下故鍾離國嬴姓後爲楚邊邑程氏曰吳益強大求會于諸侯諸大夫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夷狄盛而中國衰也時中國病楚故與吳親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胡氏曰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有二會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相于向意在賤夷狄而非諸侯往與之會也夫以泰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成襄之間中國無霸齊晉大國亦倪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許遷于葉

舒涉切葉今汝州葉縣左氏傳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今案葉近楚而楚遷以自近中國之盟主不能安小國而使之昵夷蠻以求安春秋深以著小國之失所也

十有六年丙戌春王正月雨木冰

杜氏注記寒過節冰封著樹枝氏曰以十一月爲周正何爲言寒過節自堪抵捂如此是又主夏正而言也公羊傳雨而木冰也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陰兵之類冰脅木者君臣將困於兵之徵胡氏曰未幾有沙隨苫盻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誣也　唐遜皇帝以爲木稼者是也木稼蓋木介爾此記異也劉歆曰上陽施而不下通下陰施而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滕文公卒成公立昭三年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左氏傳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楚大夫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鄭得楚田遂救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諸汜陂敗子罕退舍於夫渠宋地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汜陂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衛侯伐鄭至于鳴鴈鄭地爲晉故也

六月丙寅朝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左氏傳晉侯將伐鄭使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程氏曰時穆姜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師出後期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止之欒武子請行於是興師楚子救鄭晉楚遇于鄢陵及戰呂錡射楚共王中目鄭伯納旌於殳以免因楚公子茂扶廢反旦而戰見星未

己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雞鳴而食晉衛曰蒐乘補卒明日復戰
逸楚囚共王召子反謀子反醉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
軍三日穀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　楚
共王傷敗不言師君重於師也言及者晉志乎此戰也晉楚之戰勍敵也旦戰
至日莫未已勝負未可知也晉亦幸而捷爾楚雖敗而益張晉亦怠矣欒
氏譖而誅三郤晉遂亂范文子始不欲戰幸勝而復戒其言信可重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鄢陵之戰楚子親臨行陣而敗不思所以自責
乃歸罪於大夫故稱國以殺以累上之辭言之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沙隨杜氏注宋地梁國寧陵縣有沙隨亭不見公者晉侯不見公也鄢陵之戰
晉侯乞師于魯公以叔孫僑如逆穆姜惡季文子孟獻子欲去之公將出師待
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宣伯即僑如使告郤犨曰魯侯以待勝者
郤犨譖公晉侯不見公聽譖怒公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
己無恤乎人魯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爲非矣彼曲我直故不足恥也
晉聽譖怙強無義不見公我何恥焉故直書之而在會諸侯俱有罪也

公至自會內有穆姜之難外不爲
盟主所禮故至以危之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尹子王卿士子爵也齊不
躬行而以大夫會故但書
齊國佐邾書人蓋微者
皆直書其事以譏之也

曹伯歸自京師曹伯殺嫡自立晉侯執之歸于京師天子當正其罪上
書王卿士尹子之來會伐見其情矣蓋王反爲曹圖之
而俾晉侯釋之也今聖筆直書歸自京師見王之釋
有罪也不絕曹伯之位若識在王而不罪負芻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晉聽叔孫僑如之譖而
執季孫故稱人以示譏
言非伯討也舍處之也苕丘晉地執之無罪誅之無名舍之苕丘以待命也魯
大夫見執如叔孫意如昭十三年叔孫婼二十四年類皆書其至今行父不至蓋公在而
行父執焉公待于鄆與之共
歸書公至自會舉公爲重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僑如通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
室又譖公于郤犨使殺行父及
會于赦季孫故僑如奔齊　公未歸嘗命國人逐僑如
僑如亦自知譖君之罪既覺恐禍及己故不容不奔也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左氏傳晉
許魯平赦
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石氏曰季
孫獲歸與郤犨盟于扈晉之政在大夫可知矣

公至自會君臣同出以君至也公伐鄭不
至自伐以會至者行父故也

乙酉刺公子偃左氏傳歸刺公子偃　偃與鉏俱爲穆姜所捐而獨殺
偃偃與謀公子買言不卒戍刺之言非其罪而加之也

偃止言刺言當其罪此内殺大夫有罪無罪之別也　刺之義見僖公二十八年

十有七年丁亥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衛成公曾孫左氏傳鄭子駟侵晉虛滑晉三邑至于高氏　在陽翟縣西南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左氏傳鄭太子髡頑侯獳乃侯切爲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　音搏童至于曲洧使二卿會之　鄭叛晉即楚晉會諸侯往伐之則求盟既盟復背晉爲盟主於是假王室二卿與諸侯共伐之及楚兵一出諸侯遂還亦徒爲此盟循未能盟之也　曹伯負芻乘喪弒太子自立晉雖執之于京師王舍罪而歸之今又列于會王無政刑矣故是不書王見王之不王也　齊桓首止之會王世子不與盟異時月而書諸侯同盟于首止葵丘之會周公在而未嘗盟亦異月日而書曰九月戊辰諸侯同盟于葵丘會而不盟尊王也　今此既尊二卿在上及同盟則不殊而混爲一列有愧於齊桓矣自是習以爲常非禮也

秋公至自會　不以伐鄭致而以會致蓋以晉罪公未久則公之危不在於伐而在於會會以得免爲幸故以會至録也

齊高无咎出奔苫　左氏傳齊慶克通靈公母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于鄭高鮑處守高允答顧牽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搜袁婦人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无咎无咎奔苫高弱奔魯子以盧叛　盧高氏邑　靈公不明信讒而逐其世臣以致禍亂自殞其身悲夫

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傳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用郊用正月上辛　聖人制祭祀必天子乃得郊魯之僭郊非禮也經特書之以示譏也或曰用者用人也用人以人享也蓋叩其鼻血以薦也牛羊人之用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晉乞師於魯十三年使郤錡來十六年使欒黶來十七年使荀罃來其後十八年又使士魴來閱五年而四來乞師以盟主而自卑辱如此豈能得楚鄭之畏服乎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晉以鄭即楚再假王命三合諸侯以伐之楚救至則諸侯還晉不能一壞攘夷狄以涖中國安能服鄭徒勞民動衆何足以言伯主也

十一月公至自伐鄭　公凡三會晉侯伐鄭前此但致會此方以伐致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市軫切貍脤地闕蘇氏曰嬰齊從于伐鄭還道卒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案下有十二月丁巳朔則壬申非十一月矣之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音躍且音徂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至三郤族大而強又民多怨晉厲公自鄢陵勝楚還而驕甚胥童夷陽五長公郤至止之靖以待命公使長魚矯請以三郤帥諸侯之兵伐齊公許之矯乃詐為君命以發三郤之兵而分遣其黨攻之三郤不知是以皆被殺三郤既死矯又詐為君命以發其家之甲而盡滅之矯既殺三郤威振國內乃劫公而囚之矯既囚公又殺胥童夷陽五以脅其黨公既囚矯而殺胥童夷陽五乃發三郤之甲而盡有其室家矯既殺三郤而專國政公患之欲誅矯而未發也會公與姬氏飲酒姬之婢有過於寺人孟張孟張奔公公將殺婢姬救婢而誤傷公公怒曰女欲殺寡人乎命執而殺之孟張遂與胥童夷陽五作亂先殺胥童夷陽五而後劫公公既為孟張所劫又為矯所囚公知其無能為也乃謂矯曰子為我殺三郤而分其室家我與子政矯既殺三郤而專國政又欲殺君以分其室家公知其將殺己也故為此言以紓其死也矯信公言而不為備公遂得以其間殺矯而免也

楚人滅舒庸左氏傳舒庸人東夷偃姓之國廬州城下有城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楚邑伐駕楚邑圍釐虺楚邑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繫師襲舒庸滅之

十有八年戊子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左氏傳十七年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為之殺三郤皆胥童為之欒書之討以政也故經不書二臣殺之而稱國以殺之以君實為之也然胥童嘗以甲劫二臣於朝故二臣因之作亂先殺胥童自是而弒其大夫書而以累上之辭言之此輕重之權衡也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實欒書中行偃殺之其稱國以弒衆殺其君之辭也明晉侯之惡甚矣以二子之

無分之於衆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齊高无咎之子弱以盧叛使崔杼慶克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其私邑叛齊侯與之盟而復之十一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今年正月甲申晦齊侯殺國佐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今年正公既奔无咎而刖鮑牽矣穆姜又謀害國佐國佐憤怨遂棄命專殺以叛國佐叛而公復之亦知慶克之內亂可誅國佐非私念殺之也然卒殺國佐則穆姜為慶克報復而重譖之而靈公惑之也其後遂成慶封黨崔之禍而政歸陳氏矣國佐仕亂朝惜乎不能早去卒殉其身經稱國殺之罪累上也

公如晉左氏傳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彭城宋邑今徐州彭城縣鄭伯侵宋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音夾宋邑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宋邑取幽丘宋邑同伐彭城宋邑自昭元年以書宋而書吳晉獨書魚石以帥之也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楚子伐宋取宋邑彭城魚石宋叛臣也不言楚子使之守而言復入者如魚石自入焉不與楚子之入鄭國而納其叛臣也言復者彭城本宋邑今楚取之魚石本宋臣今楚納之而今入其宋邑故書曰復入甚著其惡也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左氏傳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二十二七
襄陽許氏曰公判始至而聘使繼至晉悼之下諸侯肅矣列國之所以睦而叛國之所以服也

秋杞伯來朝 左氏傳杞桓公來朝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

八月邾子來朝 左氏傳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 杜氏注築牆爲鹿苑孫氏曰春秋與作皆書雖城池之固門廄之戒左氏曰書不時也蓋得時猶書也許氏曰大夫擅國威福日去而公務自娛於鳥獸草木是之謂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文王靈囿麀鹿濯濯芻蕘維兔皆得往焉蓋與民同樂也經於魯成之鹿囿書之曰築蓋築垣牆以防限獨樂其樂也故書以示譏焉

己丑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路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氏傳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厥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勤恤之成覇安強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宋地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左氏傳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出師之數於軍之佐也荀罃佐晉下軍如伐鄭可也魴藏武仲對曰伐鄭之役在十七年知伯荀罃實來下敬焉 盥使者禮也從之襄陵許氏曰悼公復興伯業而乞師猶循齊桓故事元年而後遂無乞師則召兵而已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虛起居切朾他丁反地闕 左氏傳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不敢煩諸侯但請其師以圍彭城襄陵許氏曰襄公不會在喪故也悼之所以仁諸侯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左氏傳書順也杜氏注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子承嗣故曰書順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九

吳郡 陳深 撰

襄公 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諡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元年 己丑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生於成公十六年至是始四歲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寧殖曹人苫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彭城宋邑也楚取之令魚石守晉會入國之師圍之不但曰彭城而曰宋彭城經特書之言彭城本宋之地非楚得而有之魚石等叛宋而歸于楚故亦不言其姓名止繫之宋以成宋志詳此書宋一字實出宣聖簡嚴之筆深以罪楚之奬亂助惡抑強衷而黜叛臣也彭城苟不書宋無以見魚石之不臣楚子之猾夏與夫諸侯討亂之功矣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 才支切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公羊厥作屈鄆作合字鄆鄆地皆

伐鄭故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備楚楚侵宋所以救鄭經不言楚救鄭蓋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拯救之名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簡王崩子靈王立杜氏注辛酉九月十五日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簡王崩諸侯當奔赴爲急未聞一國及王庭者何耶邾子方且來朝衛晉大夫來聘左氏謬以爲禮杜氏以未聞喪失之綱常道喪視君猶路人世變至此可哀也已聖筆直書其事而諸侯之罪自見也

二年庚寅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而葬速

鄭師伐宋 左氏傳楚令也 鄭爲楚伐宋不待貶而惡著矣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成公夫人齊姜也

六月庚辰鄭伯睔 見去聲又音晏卒 左氏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非異人任任當也言楚非爲他人而當此患寡人也爲我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是棄楚救鄭有與盟之誓誰暱我兄寡人免我車力與言之過唯六三子忘使晉以道恤而懷之鄭豈終叛乎 鄭伯至死而不背楚以楚德之不歇

晉師宋師衛寧殖侵鄭 左氏傳晉師侵鄭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上書鄭伯卒繼書晉宋衛侵鄭則三國之兵皆鄭伯卒後至也

國伐喪之罪自見鄭之所以懷楚而不貳者亦以其衛之之力故也而晉不因其喪而恤之少緩其師乃樂乘其禍亟與二國伐之又安能懷來之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左氏傳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 虎牢舊鄭邑今屬晉故請築城以逼迫之知武子曰不可鄭必不來矣戚之會貴寡不至滕薛小邾之言今不來矣戚之會貴寡不至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三國齊屬國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請齊會城虎牢觀齊善否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服鄭汝歸獻子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先伐齊未服鄭吾子之用善謀也公在幼稚而仲孫用事故諸侯亦以大夫會大夫而專國國可知矣

己未葬我小君齊姜 齊諡也莊曰齊三月而葬速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故東虢邑鄭滅虢爲制邑秦漢爲成皐今孟州汜水縣有故虎牢城 左氏傳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師小國而事之遂城虎牢鄭人乃

詩春秋卷九

九百十七

成 鄭皇辰侵如孟獻子之言陸氏微言曰諸侯之大夫取他國之邑相與城之非正也城虎牢可以安中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不繫於鄭也張氏曰鄭黨楚爲中國患晉動諸侯討之而不服故孟獻子謀城其虩邑以制之以伯主討不服從之國地非鄭之所可私有故彭城非宋有也伯主爲宋討則繫之宋虎牢鄭地也以中國當討鄭而不繫鄭皆春秋明王制以示予奪之正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氏傳楚公子申爲右司馬與嬰齊壬夫同執夫畏其偪而殺之稱國以殺者君與臣同國之道也

三年 辛卯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申公巫臣以夏姬故而奔楚子重怒之而殺其族巫臣曰吾必使之奔命而死巫臣於是通吳於晉教吳乘車與戰陣之法吳叛楚伐巢伐徐子重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楚者吳盡取之而吳始大至此嬰齊伐吳雖克鳩茲至丹陽無功縣東至衡山烏程縣南鄧廖被獲組甲三百僅存八十被練三千止餘二百又爲吳取駕邑所喪多矣楚人咎子重子重病之遇心疾而卒故啓吳爲中國患

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始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近晉之地 公至自晉 左氏傳夏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禮諸侯不親盟於他國成二年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三年公修禮於諸侯故雖襄公纔六歲而春朝于晉至夏晉侯出其國非禮也晉悼長樗禮也公至自晉盟于長樗而不以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雞澤杜氏注在廣平曲梁縣西南任公輔曰案地譜一名雞立今洺州永平縣 左氏傳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多難也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于彤高密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晉悼公欲尊王室而會單子與諸侯比齊桓公首止葵丘之會不同矣故書會單子者諸侯而已未同盟于雞澤儕王宮與諸侯下同歃血故不再言雞澤以示譏其亦例於新城柯陵之書也 王臣盟以同書始于雞澤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左氏傳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如會赴會也於會受命也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告陳服秋叔孫豹及諸

旨至六

侯之大夫及袁僑盟陳請服也　雞澤之會盟諸侯也陳侯使袁僑如會焉大夫不可敵衆諸侯則不盟袁僑義也臣不可以敵君故也陳侯自宣十年辰陵之盟久即楚今背而歸晉內附中國不召而自來不受不可也諸侯之大夫盟袁僑權也晉侯使之盟而不曰使爲嫌於專制諸侯也上曰及主之也下曰及容之也諸侯皆在是又稱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受命於其君之辭也此會晉侯本欲盟吳以攻楚以夷狄攻夷狄禦戎上策吳不至是以但會單子及諸侯而已殊及袁僑亦言主盟袁僑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左氏傳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四年壬辰**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左氏傳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猶不聽其命

夏叔孫豹如晉　左氏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杜氏注成公妾襄公母姒氏姓　姒氏妾母也何以稱夫人晉陷襄之弊子既君妾母亦稱夫人非禮也經始書仲子正嫡妾之分厥後所書從同同也

葬陳成公　成公卒哀公立昭公八年卒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杜氏注定謚也踰月而葬速襄陵許氏於復古也而不得已於人言卒夫人之觀此踰月而葬蓋禮略也

冬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事朝夕之命敝邑褊小闕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陳人圍頓　左氏傳楚侯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五年癸巳**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氏傳鄭子國子產之父來聘通嗣君也鄭僖公前年初即位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去年公如晉請晉令鄫屬於魯晉許之於是穆叔將鄫世子巫如晉以成之不書及者左氏謂此諸魯大夫也外相如不書此書者今公請鄫附庸同吾大夫往晉爲我事也鄫本屬莒魯請於晉爲屬穆叔知莒必爭以爲不利終之明年莒人滅鄫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杜氏注善道地闕穀梁作善稻　何注善稻吳地　左氏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晉不會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二子皆受晉命而行書會吳往會之也成九年晉侯爲蒲之會將以致吳而吳不至故十五年叔孫僑如晉士燮及諸侯之大夫會之于鍾離使荀會逆吳而吳又不至故此年使魯衛先會之于善道凡此皆往會之故二會不序吳於列而皆殊之至秋盛之會序吳於列而不復殊若因其來會也由此觀之凡序吳者來會我也殊會者往會之也會吳屬不至見其驕也晉侯所以汲汲於會吳者以爲非得吳不足以抗楚也

秋大雩　左氏傳旱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氏傳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王用刑爲失其節故言不刑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鄖陵殺子反公子申及壬夫公子之中殺三卿故君子以爲哥楚討陳叛故曰由壬夫實貪欲焉殺之過矣故稱國以殺則有罪矣廢而勿用可也殺之過矣故稱國以殺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戚衛地　左氏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鄫莒有盟會恐不能救致讎故乞還之　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　杜氏注不復殊吳若吳來會于戚程氏曰吳來會非爲主也　吳初與諸侯盟也不書盟爲晉諱也吳晉之盟昭春秋終諱之見哀十三年

公至自會

冬戍陳　戍陳書于公至之下見公歸而遣戍也戍之會晉侯必與諸侯謀戍陳以備楚或命之不專故諸侯不戍而魯獨戍戍之者寡宜乎來楚之伐也經據實而書所以罪諸侯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公穀曹伯下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左氏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申會于城棣以救之城棣鄭地　陳附中國而楚爭之來伐諸侯救之義在助陳而拒夷狄故春秋善其救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公方八歲魯大夫佐之救陳雖善而亦甚危也故喜而致之

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氏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

六年甲午春王三月杞伯姑容卒　左氏傳杞桓公卒于孝公立

夏宋華弱來奔 左氏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調戲也又相謗也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 怒即樂轡以弓梏華弱於朝張弓以置其頸若梏之在手故曰梏平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之 夏宋華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左氏傳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鄫 鄫本屬莒因四年魯如晉而請屬故鄫爲魯附庸魯大夫於是偕鄫世子見晉鄫有所恃不備故莒乘其間滅之公穀皆以鄫立莒甥異姓以承其後故以滅書趙氏劉氏非之胡氏以黃歇呂不韋之事比之見莒假異姓絕人之祀與滅同經之書滅豈誣莒乎

冬公孫豹如邾 左氏傳穆叔如邾聘且修平義四年邾莒伐鄫滅統救鄫侵邾敗于狐駘今穆叔如邾平狐駘戰邾小國尊反聘之何前弱之甚也

季孫宿如晉 宿行父之子季武子也去年行父方卒魯使宿代父卿如晉大夫之喪禮廢矣左氏謂晉以魯不救鄫爲莒所滅故來討而宿如晉聽命晉不討莒而討魯何耶是知傳所言非實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襄二年齊伐萊萊人賂齊嬖臣索牛馬百匹壺酒擇好者師乃還六年齊侯滅萊 滅人之國經特書之蓋甚之也

七年 乙未 春郯子來朝 左氏傳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氏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石氏曰四月非郊之時三卜不從乃免牲皆非禮也

小邾子來朝 左氏傳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城費 左氏傳南遺爲費宰費季氏邑 叔仲昭伯爲隧正隧正主徒役之官昭伯惠伯之孫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遺請城費使遺請城云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禄去公室季氏所強季文子相三君忠於公室及其卒子宿嗣卿以強專魯乘主幼稚有無厭之心小人求媚請城費邑以中其欲至其子意如遂出昭公魯之衰弱自宿爲之洎定十二年費襲魯仲尼爲司寇命申句須樂頎伐之費人北遂墮費自非聖人處之未易爲也其禍始於城費春秋書之以示貶見季氏之強濫觴于此矣

秋季孫宿如衛 左氏傳季武子卒聘在元年且厭緩於報聘非貳也

八月螽 書災也經書冬螽凡十一書八月冬螽凡三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氏傳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且拜季武子卒報聘也 而尋孫桓子之盟盟在成二年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楚圍國初書大夫楚孫貞矣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于執切鄭地左氏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晉會諸侯于鄭以救陳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鄬七報切又采南切鄭地經書鄭伯卒左氏以大夫子駟弒之以疾赴經以其告書之若實見弒而以卒書之諸國弒君安有以實告者僞赴而從其僞豈春秋誅亂賊法乎公穀以鄭欲附晉大夫欲從楚遂弒之一以不書弒爲中國諱也一以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胡氏取此說石氏劉氏俱非之謂果實弒而書卒是匿首惡之名使亂臣無所懼何其悖戾思訓子駟既相鄭伯如會蓋將見諸侯矣耳目甚邇必不敢遽行弒逆之事于駟嘗勸鄭成公從中國矣今既相其嗣君來會豈得方變其說以從夷也或以子駟爲政多殺疾之者因公卒于外而誣之若果實弒聖筆豈不明書之乎然傳已言之矣聖人恐其失有罪故作疑似之辭書之諸侯卒于封內不書地今書地以疑之爾

陳侯逃歸左氏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陳侯爲其大夫誄以從楚俾楚討其弟以懼其心陳侯恐晉不能救故潛逃而歸經特書逃歸罪之也劉氏曰逃歸

脫而歸也

八年丙申春王正月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稟其多少之數

夏葬鄭僖公鄭伯果被弒則不書葬矣即經之辭可以證傳之妄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鄭僖公甫葬嗣君俾子國子耳爲晉山師無名侵蔡獲蔡公子燮以激楚之怒蔡楚之也鄭人從楚從晉反覆靡定晉楚爭之不已而況無故有以致之耶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衞人邾人于邢丘魯君時在外晉侯以其幼稚不與會與魯大夫會故經不書公而但書季孫宿賤其僭也時鄭伯獻蔡捷於會故親聽命齊宋以下稱人明大夫不可敵晉鄭賤大夫不可會公侯也見政在大夫矣晉失正而不能防微以起其僭何以爲盟主經據其事而書以示貶也邢丘杜氏注平皇縣

公至自晉明公在晉而宿自會也

莒人伐我東鄙左氏傳以疆鄆田莒既滅鄆魯侵其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莒人滅鄆而魯不敢爭伯主不討所以敢又興伐魯疆鄆

田之師也

秋九月大雩 左氏傳旱也 秋九月大雩凡三見僖公十三年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氏傳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 子駟欲兩從晉楚晉伐則從晉楚伐則從楚曰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強者而請盟其何以能國子展不肯背晉五會之信唯欲待晉子駟請從楚而自受其咎乃及楚平平而不書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

九年丁酉春宋災 天火曰災來告則書外災不書來告則書一二以見焉

夏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于東宮 宣公夫人成公母穆姜薨于東宮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杜氏注四月而葬緩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音熙 鄭介晉楚二大國之間故晉楚常爭鄭鄭與晉則楚伐與楚則晉伐而鄭亦疲弊於兵矣今晉會十一國諸侯同伐鄭鄭固力之不能支乃受盟而紓禍而鄭雖來服而背楚之意未堅故公子騑言惟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次年果有從楚伐宋之役左氏以爲鄭服不然也書同盟懼其不同而強其同也蓋戲之盟要盟也自是又凡再伐而晉修德以來之至蕭魚之會而鄭始大服楚亦不復爭可謂得善勝之道矣二十餘年無干戈之患晉悼之伯功於是進矣

楚子伐鄭 左氏傳楚伐鄭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惟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自是晉三駕而鄭始平

十年戊戌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柤音查楚地吳子壽夢在柤晉與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特書會吳以吳爲會故也書吳但稱國抑而狄之也狄

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 吳子壽夢在柤晉與諸侯特往會之可謂中國弱而夷狄強矣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陽小國妘姓今彭城傅陽縣也 晉率諸侯涉楚會吳因道用師以滅微國恃衆剽利無復伯討則中國之禮義盡矣夫何以格荒服甚之故曰遂者連上文諸侯會因而滅之併罪諸侯也

公至自會 兩事而致前事致會不至滅也
亦因其以諸侯會狄而異之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左氏傳六月楚子囊卽公子貞鄭子耳卽公孫輒帥師于貰丹音無宋地門于桐門宋城門 首書楚主兵也後鄭鄭從之也經書從夷狄以伐諸侯鄭之罪著矣

晉師伐秦 左氏傳九年秦景公使士雅音牽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今年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左氏傳莒人間去聲諸侯之有事也有討鄫一事故伐我東鄙 四年鄫莒伐鄫實滅紀救鄫今年間諸侯之將討鄫伐我東鄙亦以鄫未釋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晉悼二駕之初也三駕馬三興師也 左氏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己酉師于牛首 齊世子光先滕薛杞邾者先期以會吳挾吳以要晉晉方倚重於吳不敢違吳之請此今年所以先四國而明年先六國也周禮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齊世子光未命若桓之會列於小邾之下正矣今先滕薛盟主進之夫子仍其舊文書之以譏失禮也鄭與楚伐宋故公會諸侯以伐之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左氏傳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子孔知之故不死竊發則盜也盜一日而殺三卿鄭伯不修其政刑可知矣

戍鄭虎牢 左氏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鮒魏絳戍之鄭及晉平 鄭黨楚爲中國患於是二年諸大夫復會于戚遂城虎牢虎牢鄭巖邑也孟獻子謀取而城之以制鄭而扼楚所以安中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不繫於鄭功覆過也此戍虎牢而繫之鄭者蓋鄭人從楚困于力之不能敵楚晉不復深思所以制楚懷鄭既伐而又戍不以義服之徒恃諸侯之力以逼爲曾不以民人不獲享其土利辛苦墊隘無所底告之可矜也後書楚救鄭以救與楚見諸侯之不楚若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子囊救鄭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與楚子頓而軍鄭子蟜宵涉潁與楚人盟則諸侯之戍鄭無能爲可知也

公至自伐鄭 襄陵許氏曰書楚救鄭而致公知諸侯之避楚也

十一年己亥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氏傳季武子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三分魯國民架而三家各有其二分三子各毀其乘 三家各壞其車乘分以足成三軍季氏使其乘之人率其私邑之役徒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不入者倍征或于使其車乘之人率其私邑之役徒入季氏者免其公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之已故昭五年傳曰季氏盡征之民避倍征故書偏季氏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 孟獻子取其子弟之半爲臣若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使盡爲臣叔孫穆子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不然不舍劃置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 杜氏注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爲軍 魯襄幼弱三家專政乃作三軍爲私計也作劉始爲之也周制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至于七百里蓋大國也其後嘗衰僖公能復周公之宇故魯頌曰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則魯之三軍舊矣此謂之作何也豈非宣成之世或侵削而爲二也今襄公作三軍盲曰復而聖筆云作者蓋三家變古之制而利於私有所作而爲之也一作一舍見大夫皆以從其私也至昭公則又合而兩之故書曰舍中軍之強公室之卑而魯寖以微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氏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不急爭鄭也晉疾晉若急爭鄭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 疾急也言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 何計使晉師致死力以爭鄭楚弗敢敵然後可固與也 可固與晉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數來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鄭大夫悅其謀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欲以致諸侯之師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北鄭地 此晉以諸侯再駕伐鄭也程氏曰鄭服而同盟也隨復從楚伐宋故云同見其反覆 鄭子展謀以乍服乍叛使晉怒甚而屢致師於我而楚不敢爭然後與之也卒不能逃其誅而晉悼不惡其反覆惟其誠待之故其後始心服矣

公至自伐鄭 穀梁傳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

楚子鄭伯伐宋 左氏傳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逆服故更伐宋從子展之謀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會于蕭魚 此晉悼伐鄭之三駕也 鄭伯尋背亳北之盟與楚楚伐宋故晉悼復以諸侯伐鄭而楚之力已屈而不爭鄭於是始服于晉使行人良霄告于楚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若能以王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

攝成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
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
鄭服而與會也蕭魚鄭地　晉楚爭鄭踰五十年鄭以蕞爾之邦介二大國之間
雖屢盟屢叛反覆無常然久困於兵亦病矣伯者汲汲乎爭此者以鄭居天下
之中而虎牢之險晉楚之門戶也楚得之則可以抗晉晉得之則可以卻楚伯
者未有不得於鄭而能卻楚也晉伯中微鄭人與楚悼公奮起服鄭有道初駕
盟于戲再駕盟於亳北鄭雖服而又叛逮夫三駕晉赦鄭囚而歸之納斥候禁
侵掠加禮於鄭鄭人心悅誠服為會蕭魚鄭懷晉之德不叛者二十四年諸侯
少息中國少安晉悼伯業之盛春秋於是有取焉吁晉何以得此哉蓋由能用
救之未嘗與之戰能堅忍而得善勝之道不暴骨以逞惟推誠信以感之故楚
知營之謀也鄭服而數叛留不甚怒動諸侯之師以伐鄭兵力非不強也及楚
遂終屈而鄭亦心服及蕭魚之會但成交好之禮不事盟詛而要結自固初非
強之而晉悼之功亦可尚也已

公至自會穀梁傳伐而後會不以伐鄭得致鄭伯
之辭程氏曰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鄭使良霄告絕于楚楚人執之書曰楚人執鄭
行人非其罪也許氏曰書楚執良霄見楚力盡於此矣

冬秦人伐晉左氏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
士魴禦之少秦師而不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

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日之秦
故也說左氏者以晉師敗績晉聚不告未可必其然也

十有二年壬申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
帥師救台遂入鄆穀梁台作邰杜氏注琅琊費縣南有台亭鄆莒邑
苫背蕭魚之會而伐魯東鄙圍台季孫宿受命
救台經書遂入鄆專也大夫無遂事受命而
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擅權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左氏傳晉士魴來聘且拜師謝累年伐鄭　襄
陵許氏曰晉悼服鄭抑楚而聘善持勝矣

秋七月吳子乘卒左氏傳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
異姓臨于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
廟宗所出之王祖始封之君同族高祖以下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公之廟泰山孫氏曰不書葬以其稱王罪大惡重貶之也襄陵許氏曰壽夢
周公之廟泰山孫氏曰不書葬以其稱王罪大惡重貶之也襄陵許氏曰壽夢
得一申公巫臣而國勢變化與華夏通
楚以吳議其後亦不能為大患於中國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左氏傳楚子囊秦庶長無地庶長
伐宋師于揚梁宋地以報晉之取鄭

公如晉左氏傳公如晉朝
且拜士魴之辱

十三年辛丑春公至自晉

夏取邾　公羊邾作詩邾音詩　左氏傳邾亂分為三師救邾遂取之杜氏汪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邾亭襄陵許氏曰晉始息民是以楚侵宋不報魯取邾不討取無大亂而已因其亂而救之可也因圍取焉假義之名以貪利其惡可知也

秋七月庚辰楚子審卒　共王卒康王立　襄二十八年卒

冬城防　城臧氏之邑　左氏傳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襄陵許氏曰鄭役既熄魯政有裕則知取邾以為利城防以為安而已矣

十四年壬寅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氏傳十三年吳侵楚戰于庸浦楚地大敗吳師十四年吳告敗于晉以前年吳伐喪為不德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告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襄陵許氏曰

會吳于向　向鄭地　叔老聲伯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敬事伯國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故曰會吳　左氏傳十三年吳侵楚戰于庸浦楚地大敗吳師十四年吳告敗于晉以前年吳伐喪為不德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告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襄陵許氏曰

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氏傳諸侯之大夫從晉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之役在十二年今又不獲成乃歸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卻退也晉自殺師以來畏此年伐秦六十九年自此以後兵禍始息齊宋稱人微者也

己未衛侯出奔齊　公羊衛殖之所逐也不書臣之所逐不以臣而逐君也以自奔書亦以其君驕慢無禮不能自立出奔也不書術名所以抑強臣存大義也

莒人侵我東鄙　報十二年入鄆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氏傳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十三年吳乘楚喪侵楚賊子庸浦子囊師于巢以伐吳吳不出而還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滕人于戚　左氏傳會于戚謀定衛也　衛侯固無禮君也林父臣也而逐之祈于晉晉遂會諸侯于戚以定之逐君之賊晉侯對于會經直書之所以貶諸侯也矧衛人立剽非正也而晉為謀定之則正弗勝矣師曠荀偃之言有保姦之志而無輔伯之

二月乙未朝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氏傳諸侯之大夫從晉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之役在十二年今又不獲成乃歸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卻退也晉自殺師以來畏此年伐秦六十九年自此以後兵禍始息齊宋稱人微者也

己未衛侯出奔齊　公羊衛殖之所逐也不書臣之所逐不以臣而逐君也以自奔書亦以其君驕慢無禮不能自立出奔也不書術名所以抑強臣存大義也

莒人侵我東鄙　報十二年入鄆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氏傳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十三年吳乘楚喪侵楚賊子庸浦子囊師于巢以伐吳吳不出而還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滕人于戚　左氏傳會于戚謀定衛也　衛侯固無禮君也林父臣也而逐之祈于晉晉遂會諸侯于戚以定之逐君之賊晉侯對于會經直書之所以貶諸侯也矧衛人立剽非正也而晉為謀定之則正弗勝矣師曠荀偃之言有保姦之志而無輔伯之

忠晉悼之德其衰矣乎洎襄昭之際大夫無君晉實啓之也

十有五年癸卯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魯地左氏傳宋向戌來聘報二年豹之聘且尋盟尋十二年亳之盟襄陵許氏曰不盟于國而盟于劉崇向戌故公弱甚矣

劉夏逆王后于齊杜氏注劉采邑夏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戚之會齊不至晉怨齊矣王逆后于齊畏晉而使微者經不書正月其以此邪左氏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劉夏也劉夏獨遇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常山劉氏曰昏姻人倫之本王后者天下之母劉夏非三公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不尊天下之母禮何以興而風化何以成乎 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 春秋逆王后者二祭公行得禮而又書之者譏遂事也劉夏之逆則以非三公而譏之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周王十三其逆王后者惟二是知非禮則書之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遇魯地公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杜氏注書至圍救患當速乃復畏避公之所為可知矣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常山劉氏曰由不能救成故成郛見壞不城也吕氏曰成郛壞而城苟完而已當世君臣所以為國者如是而止寧為遠慮乎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左氏傳邾人伐我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故洮梁之會晉人執邾子莒子以歸 莒人伐南鄙三國伐東鄙齊侯伐北鄙邾人伐我固可罪魯之不能睦四鄰亦可知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左氏傳晉悼卒

十有六年甲辰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葬悼公平公立 杜氏注踰月而葬速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洮為入梁戊寅大夫盟洮水名出河内軹縣東南至温入河洮梁晉地三年雍澤之會尚言及諸侯之大夫蓋大夫無諸侯也事之信否在大夫故不言諸侯之大夫盟至于洮梁則又甚矣政在大夫故不書盟故不書 此書衛侯乃剽也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衍也二君皆稱衛侯猶鄭突及儀皆稱鄭伯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諸侯有罪當執之歸于京師不得自治之録以歸惡其專也 以邾莒背盟伐魯故

執之何以不得爲伯討而稱晉人古之君子正己而物正先自治而治人晉侯之正未能以行其國而執人固所以非伯討也

齊侯伐我北鄙齊貳晉故晉平踐祚齊貳又兩伐魯晉帥列國同圍齊二十年澶淵之盟齊始服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地震凡五詳見文九年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左氏傳許請遷于晉許欲背楚遷都于晉諸侯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遷鄭子嬌公孫黑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即叔老帥師會晉荀偃夏六月次于棫林許遂遷于晉庚寅伐許次于函氏詰鄭非主兵曷爲書鄭伯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晉雖主兵而先鄭伯臣不可過君也　許男有從中國之志其臣泄之斯時大抵臣強而君不可以有爲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成魯孟氏邑齊貳晉故伐魯　左氏傳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速生獲之于狐壤　公羊傳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去之不與之戰以成其名遂遂塞海隘而還海隘魯險道速見齊師去已遂塞險道以爲名而歸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言齊故也十八年晉帥諸侯同圍齊

十有七年己巳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苦耕切卒宣公卒惇公立昭元年卒　十六年晉人執邾子以歸今書邾子牼卒則既釋之矣經不書其歸不告也

宋人伐陳左氏傳宋莊朝宋微者伐陳獲司徒卯甲宋也陳里宋師不設備故獲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石買石稷子　左氏傳衛孫蒯孫林父之子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晉邑毀其紙重立之閉門而詢之曰親逆而君謂林父爾父爲厲言林父死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書孫蒯非猶曲人愬于晉焉明年晉執石買傳衛孫蒯以匹夫一言之忿而欲申之遂輕棄大國之盟結鄰邦之怨勞衆害民其專甚矣蒯使石買往伐故經以實事書之著其貶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桃魯邑防魯臧紇邑自隱以來齊伐之將書大夫自高厚始　杜氏注并縣東南有桃墟　十五年齊圍成十六年齊又伐我至今年又圍二邑三年之中加兵于魯者四前年之冬魯嘗愬于晉至明年晉師方出怠於救患故齊志爲不道而伐魯之師猶未已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華臣閱之弟皐比閱之子華臣以華閱卒皐比新立故弱其室

九百四十五

而侵易之使賊殺其宰誑吳賊六人以鈹刀劒屬殺諸盧門城門合左師之後合左師向
盛也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辟吉也我
以法大辟宋公聞之曰臣也華臣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
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合之十一月國人逐奭狗獳音制又音
計謝斯全狂也廣徇入于華臣
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氏傳爲齊故也　邾齊與國以前
年晉執其君故然魯而助齊伐我

十有八年丙午春白狄來 左氏傳白狄始來
接故曰始來白狄來不言朝公羊氏謂不能朝
也書白狄不名其君所以外之也劉氏曰所以懲淫慝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
越裳氏九譯而獻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之讓也況列
國之君守
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氏傳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長子上
黨郡縣名長上聲又如字執孫蒯于純留純留亦上黨郡
曹曹人訴諸晉石買以君命聘于晉晉不當因使執之故稱行人孫蒯使石買伐
討故稱人以執
罪晉可知矣

秋齊師伐我北鄙 黜侯稱師貶其所衆也四年之中伐魯者五終
之致十二國之師而幾不免齊環自取之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溴梁之會齊侯不與三年之中五
帥十一國之師伐之同圍齊齊侯禦諸平陰而守之齊師遁遂入平陰荀偃士
旬克京茲魏絳欒盈克郜焚雍門之萩及申池之木又焚北郭西郭東侵及雒
南及沂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抽劒斷鞅乃止齊侯受兵禍若此其亟也經書
同圍見諸侯所同疾之也終書伐者師出有名而伐有罪也其罪齊之意可見
矣

曹伯負芻卒于師 成公卒武公立昭十四年卒　成十三年伐秦之
役曹伯盧卒于師正也王不誅負芻書曹伯歸自京師不正也今書曹伯
負芻卒于師此天意也天道好還王釋之天誅之始見王之不王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自晉與諸侯蕭魚之會楚不敢加兵於鄭七年
矣今鄭子孔欲去諸大夫而專政使告楚子庚子庚不可楚子知之遂帥師伐鄭於是鄭子蟜孫
蠆伯有良霄子張公孫黑肱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公孫舍之子西公孫夏守鄭子展子西
知子孔欲去諸大夫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出會楚師楚
師侵鄭諸邑至蟲牢而反蓋子孔召之也故明年鄭討子孔

十有九年丁未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去年圍齊之諸侯
也祝柯齊地祝柯
通志堂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靈公卒莊公立二十六年還柩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氏傳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　古之爲師也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穀齊地也記其至穀乃所明境外得專之也非齊地則止師而請之示不敢專也時禮義廢乘人之危伐喪者多矣宋圍滕喪貶之稱人文九年鄭伐衛喪狄之書鄭伐衛喪秋之書鄭咸五年如士匄之志信可嘉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魯大夫獻子也

齊殺其大夫高厚　齊靈公爲太子諸子仲子生牙屬諸戎子請爲太子靈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靈公使太子居東鄙以牙爲太子令高厚傅之風沙衛爲少傅靈公疾崔杼微逆光立焉光殺戎子執公子牙靈公卒光即位崔杼殺高厚於麗藍齊地而兼其室書曰齊殺高厚從君於昏也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不以兩下相殺書者其君之意也故以累上之辭言之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左氏傳鄭子孔當罪子展子西幸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胡氏曰嘉則有罪矣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衆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定罪之意殺嘉雖去其專然大夫爲政國非其國矣

二十有九日廿七縣今屬濟南郡　諸侯已圍齊又爲祝柯之盟不序諸侯前日後凡也

晉人執郠子　左氏傳執郠悼公以其伐我故　伐魯在十七年遂次于泗上疆我田至郠魯驅界取郠田自漷水歸之於我　晉前年執郠子以歸以其伐魯故既釋之而歸卒郠新君立又復伐魯其無所忌憚若此曾不畏伯主之討今晉執其君削其田雖當罪而非正以其不由王命而皆出於大夫故稱人以執非伯討也

公至自伐齊　胡氏曰圍齊以伐致見齊靈之無道宜得諸侯之伐免其圍齊之罪辭也春秋於此有沮橫遏抑強暴之意

取郠田自漷水　漷音宏入聲又音郭　取郠田以漷水爲界也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　郠嘗屬伐魯魯愬于晉晉怒因會執之魯乘其隙恃伯威以取其田取非其有故經書取郠田惡內也而又所取無厭直自漷水爲界爲尤甚矣聖筆僅書六字而晉魯之罪盡見交譏之也成十年晉歸濟西田不言齊魯地也與此異矣　人歸我汶陽之田書曰取汶陽田不言齊魯地也與此異矣

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季武子如晉拜師　拜謝討齊之師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氏傳晉欒黶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欒黶氏族經不書兵并林父也夫討強暴之罪而使逐君之大夫則晉何足以服齊之心故特書林父主兵以貶晉也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郭　左氏傳僖齊也前年
與晉伐齊故備而爲備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杜氏注魏郡內
黃縣有柯城

城武城　備齊也杜氏注泰山南武城縣　齊莊立始及晉平盟于大隧大
隧地闕魯懼齊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以自固穆叔見叔向賦載馳
之四章四章曰控于大國誰因極欲引大國救助也叔向曰肹敢
不承命穆叔歸以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二十年　戊申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向莒
邑左氏傳春及莒平孟莊子即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
故也督揚即祝柯莒數伐魯魯前年盟督揚故二國復自結盟好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澶音蟬杜氏注
南一名繁汙衛地按唐置澶州今屬開德府臨河縣左氏傳盟于澶淵在頓丘縣
也齊與晉平　齊數伐魯魯懇于晉十八年晉會十二國諸侯討之而齊始懼去
年又伐之遇齊喪而還至澶淵之會而齊始服序齊
於晉下以專爲齊而爲會晉爲盟主於齊則賓之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速蔑之子　今夏魯既與
邾盟矣口血未乾孟莊子

同爲又復興代經直書
之著其皆盟之罪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蔡公子履出奔楚　初蔡文侯今昏侯
父欲事晉曰先
君謂莊侯與於踐土之盟在傳二十八年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
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同母弟也故出奔楚
燮之謀合于義矣殺之何罪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履乃燮之同母弟燮被殺不容不懼禍而奔但從夷爲可罪爾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逼二慶陳卿畏黃偪奪其政
愬于楚曰與蔡司馬同謀謂殺楚人以爲討公子
黃出奔楚書曰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
無道求專陳國暴虐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孟子三年陳殺二慶傳經顯
書弟以惡其兄之不兄也非兄之罪則曰公子二慶欲專陳之政外
扶強楚以去君之弟而陳侯不能明其誣故特書爭以罪陳侯也

叔老如齊　左氏傳齊子即叔老初聘于齊　齊
既與魯平故叔老如齊修聘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左氏傳季武子如宋報向
戌之聘也向戌聘在十五年

二十有一年　己酉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拜師謝十八
年伐齊之師及取邾出也兼謂十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邾大夫不書微也不氏未命也漆閭丘邾二邑也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
茲來奔同此書惡魯受叛人邑也案左氏傳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
地也 庶其之來季武子又以公姑姊妻之故臧武仲譏其賞盜經特書其事
惡魯以利接之不
以義所以警貪也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桓子厲娶范宣子旬女
生懷子即盈十四年欒厲強
逐范鞅奔秦故鞅怨欒氏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妻范祁與其家
臣州寧通幾已其室矣盈患之祁懼其討乃譖盈於宣子曰盈將爲亂宣子信
之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 范匄逐之而曰欒盈出奔盈之罪有
以取之盈不能閑其家有可逐之釁故逐之是亦盈之出奔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此年九月十月日食至二十四年七月
八月又連食食之變起於文也有雖交
而不食者襄公之世日食者七而三年之中又連月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左氏傳曹武公來朝始
曹伯來朝 見也即位三年始來見公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商任地闕左氏傳會于商任鋼欒氏也荀偃欒盈使諸侯不得受
以懼臣忌而譖之而出非其罪也儻踰境而思義絕矣極之於其所往孟
子猶以爲不可況會諸侯以逞范鞅之積憾必欲使之無所容孔子曰人而不
仁疾之已甚亂也故盈發憤入于曲沃爲亂幸而勝不然幾致自貽其禍此皆
以私敗公可爲
後世之戒也

二十有二年 庚戌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夏四月凡十一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子叔齊
子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晉知欒盈在齊故會諸侯于沙隨復錮欒
氏也欒盈以世勳之舊非有犯上之惡徒
以范氏之恐故宣子逐之商任之會已俾諸侯錮之矣猶且逞憾不已
再會諸侯沙隨復申錮之之辜過之人甚是亟落其怨憤以激其變也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楚令尹子南也寵
楚人覲延未益祿而有
馬數十乘招攏納賄所致楚人患之將討焉追舒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
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

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追舒而螺觀起　追舒之爲人足以殺其身然而楚子與人之子而謀其父其刑已甚不可行乎天下追舒罪不至死故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

二十有三年辛亥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孝公幸弟文公姑容立

夏邾畀我來奔　書納邾叛人惡內也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左氏傳陳侯如楚公子黃總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樂慶殺之慶氏以陳叛因陳侯在楚而叛之夏征建楚與敖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溝城絕其歸板二而殺人慶氏築城板堅地殺築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及慶寅楚人納公子黃焉禁復歸故曰納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其言及慶寅何以罪及之也　二慶欲專陳國之出入稱弟無失弟之道也特以弟書譏陳侯也　國克狄之力然後能克故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力然後能克故稱國以殺公子黃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欒盈晉勳舊之臣曲沃其所食之邑雖奔楚而仍書晉以其非叛未遽絕之也徒以遭讒被逐而晉侯又兩會諸侯鋼之之急使之無所容於是盈不勝忿遂潛假齊之力由曲沃復入于晉攻之不勝乃走入于曲沃初曲沃大夫

夫胥午告盈必不集事盈苔以雖死無悔其志亂可知矣聖人至公之筆原其忿激作亂故不言叛書復入于晉又書入于曲沃使能入晉則不入曲沃矣蓋亦由欒氏怙極而當滅於盈故因內亂以構其禍幸而范宣子能用樂王鮒之策使范鞅奮勇強劫魏舒以分其勢而欒氏敗然亦危甚矣有國者可不鑒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侯潛助欒盈入晉其志在乎謀晉晉既克欒氏齊乘亂以掩其不備聲言伐衛其實伐晉也皆遼原其志以貶之也識者有以覘齊莊之驕恣而禍亂自此作矣嗟夫晉伯衰而諸侯貳大夫強中國之憂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　晉有欒氏之難齊乘間而往伐魯命豹帥師救之義也豹急不當次止于雍榆而不克救經直書之以罪豹也

己卯仲孫速卒　孟莊子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案傳季孫宿兩庶子長曰公彌又曰公鉏少曰紇宿欲立少訪於臧孫長子公鉏曰苟立羯請讎臧氏遂立羯秩奔邾孟孫羯譖臧氏于季孫曰將

爲亂季孫怒命攻之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人聚大夫而盟之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紇犯門斬關仲尼曰知之難矣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循理爲順如心爲恕武仲慶長立少不順不恕也藥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紇已如防據邑請後魯人爲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孔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紇之不以道信矣魯劉納庶其畀我而以讒去臧孫紇收牧人尹知士魯之爲國可知矣

晉人殺欒盈 楚義絕於君臣非晉大夫故不曰大夫而但曰欒盈棄族而出爲亂而入衆之所疾晉之寇也故書晉人殺欒盈討賊之辭也鄭良霄奔許已而入鄭伐北門鄭人殺之故書鄭人殺良霄與欒盈之事類也故不曰大夫而以鑿衆討賊之辭書之

齊侯襲莒 左氏傳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 春秋惟此一書襲謂掩其不備也特書爵所以恥之也以大國而爲盜賊掩襲之事其惡甚矣蓋侵伐之中罪之尤者也

二十有四年 壬子 **春叔孫豹如晉** 豹卽穆叔也杜氏曰賀克欒氏

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氏傳孟孝伯卽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伯宜爲晉報侵

夏楚子伐吳 左氏傳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爲下吳君舒鳩張本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襄陵許氏曰春秋三書日食既桓三年以周桓敗宣八年以楚莊興

至是而中國諸侯皆受盟于楚矣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氏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未得相見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莒 齊侯前年襲莒既已與之平今復伐莒無信甚矣

大水 襄陵許氏曰夷儀之會以水不克伐齊則知水之所被廣矣非特魯之災也大水凡九書自桓元年

八月癸巳朝日有食之 漢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夷狄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弒楚子伐鄭滅舒鳩魯侯朝之卒主中國王氏日之末也巳者陽之末也日之與陽皆君道也首末皆弱君道微矣況食之既于巳非天王之過乃諸侯之過也此年不書王罪諸侯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夷儀鄭地後爲衛地左氏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晉合諸侯將伐齊以報前年見伐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攻鄭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言齊楚固相結也許氏曰夷儀之師不能正齊之亂而徒致棘澤之役以爲鄭難則其救不足録矣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左氏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左氏傳齊人城郚王城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靈王立亦其有禮也賜之大路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為昭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襄陵許氏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至此餘年乃始有叔孫豹以罕書也蓋自是不書聘王矣

大饑　饑凡四大饑一是年日再食秋大水宜乎冬有大饑穀梁曰五穀不升為大饑有死穀曰大饑

二十有五年癸丑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氏傳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報莘伯仲孫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魯大夫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為寇害志不在魯狹民不嚴不尚威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襄陵許氏曰崔子之志鄰國知之而齊莊不悟人將戕其躬之不恤而務貪伐國之功故利令智昏外競而內昏自然之符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齊棠邑大夫之妻東郭偃之姊也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見棠姜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之祖臣出自桓齊桓偃之祖不可崔子取之莊公通焉賜崔子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崔子稱疾公往問遂弒之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杼殺三人乃舍之十二日葬諸士孫之里晉侯濟自洋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如字又音悅使隰鉏請成賂晉侯自六正下皆有賂晉侯許之　齊莊背晉與楚而陵小國又亂崔杼之室不道甚矣崔杼弒以求成諸之大者晉侯既聞其事不能即而討之謀於齊衆置君以定其亂反受其賂何以修方伯之職宜乎大夫自是恣橫而不可制也故經直書崔杼之弒以著其惡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晉侯再會夷儀將以討齊也崔杼弒莊公為說重賂求免晉受之以成齊亂故經貶之如下文所云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氏傳初陳會楚子伐鄭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當陳隧非堙木刊鄭人悉之賢者出師有名晉問有辭背楚與晉故杜氏謂陳以不義見入舍之無譏焉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東氏縣有故城王氏曰同盟于重丘以成崔杼之志非義也若與齊同盟而諸侯循齊之不與也崔杼則一動而得之矣石氏曰同盟以明齊之實在也不序齊人於列而止曰聖人之意可見矣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左氏傳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八月衛獻公入于夷儀杜氏注夷

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邑晉閻衛衍失國使衛分之一邑　上書公會晉侯宋公衛侯云于夷儀此衛侯剽也衛侯入于夷儀衍也衍以蔑其家卿失國非臣下所當逐剽亦非臣下所當立故奔齊入夷儀衍仍書其爵而不名不名以正其名於復歸則正其失地之罪名之　鄭伯突入于櫟則名之不當立也衍入于夷儀則不名當立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氏傳二十四年吳人爲楚舟師之役召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告無之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彼無辭而我有功乃還二十五年楚遷于卒屈建爲令尹舒鳩人卒叛令尹子木伐之及誰城吳人救之大敗遂圍舒鳩八月楚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左氏傳鄭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受之十月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遏即諸樊也巢南國也門于巢攻其門也如諸侯伐門于雍州綽門于東閭之類　左氏傳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壹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遁從之吳子門焉卒也射之不言滅何死而非獲也死而非獲則卒也

二十有六年甲寅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年衛甯殖孫林父出其君衍而立剽二十年甯殖疾召其子喜命之悔出其君令入之以掩其罪殖卒至二十五年衛侯行入于夷儀使與甯喜言喜許之大叔文子曰甯子視君不如弈棊其何以免乎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二十六年衛侯衍使子鮮爲復子鮮辭懼君無信初公與甯喜言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故以強命子鮮爲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於是甯喜攻孫氏克之遂殺子叔與子伯及大子角　甯喜受父殖遺命使納衍以免逐君之名然於衍則殖君之喜納之於剽則殖君之喜弒之剽雖以公孫非次而立然甯氏父子君臣之分已定而弒君之罪而卽其子陷弒君之惡其弒君之罪而書之以示天下後世殖欲免逐君之罪而已亦與焉何其謬也經書辛卯弒剽而甲午衍復歸見衍待弒而歸也不言衛弒而言甯喜弒何也喜弒衍歸弒君之罪喜專之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經書叛始此　左氏傳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杜氏注衍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爲叛也　初衛獻公之奔齊也甯殖孫林父逐之甯喜弒剽以納獻公故林父懼而入于戚以叛

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

何耶衍之出奔不可謂無罪不名之者惡逐君之臣也今復歸而名之正其失國之罪也亦惡衍使甯喜弒君而納己也肆姦謀以濟大惡雖得歸不以正也凡言歸易辭言入難辭今歸之易甯喜公

子鱄納之也故稟糇
甫四日而即歸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氏傳衛人侵戚東鄙孫林父以戚邑叛故衛侯之孫氏禍于晉甘林父叛衛附晉衛為衛侯之故以戚往賦之晉戍茅氏茅氏戚東鄙晉戍守之殖綽伐茅氏綽本晉人今在茅氏戚東鄙晉戍守之殖綽伐茅氏茅氏戚東鄙晉戍守之殖綽伐茅氏綽本晉人今在衛為衛侯之故以戚往賦之晉戍茅氏茅氏戚東鄙晉戍守之殖綽伐茅氏綽本晉人今在衛為衛侯之故以戚往賦之晉戍三百人復賦于晉晉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即荀吳也來聘召公也召魯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六十戚城西北五十里有甘城晉取其田六十井以與孫氏澶淵衛地又近戚田　林父逐衛侯衛侯衛侯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晉楚始同主夏盟也諸侯分爲晉楚之從而交相見於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於溴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於吳越焉爾矣　案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楚令尹子木故會晉楚以求弭諸侯之兵欲獲息民之名晉楚齊秦皆許之告於小國爲會於宋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使諸侯從晉楚者交相朝見也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經所以不書齊秦既會楚人衷甲將盟又爭先乃先楚楚實主是盟而經先晉蓋宋之盟中國無伯矣經備先晉存中國也宋公不書見以國與地者其君必與　兵不可瀆亦不可弭如刑罰之不得已也已之則天下不可爲矣故向戌請賞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三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默也諸侯罪莫大焉詳味子罕之論當矣故雖曰弭兵不足貴也自宋之會晉伯已衰諸侯日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之矣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侯衍復歸甯喜納之也初公與喜言政由甯氏而不以討賊之辭書之而稱國以殺仍不去官者殺之不以其罪也既歸而惡其專也殺之則爲不義喜有弒剽之罪而殺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逐其弟罪衛侯也言鱄可以稱弟而公不能善其幾矣不使其兄有殺弟之惡全身去國予智繼絢不仕近乎廉故經於鱄無貶辭也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初衛侯欲返國使公子鱄與甯喜要言焉既歸而殺喜鱄曰逐我者出謂林父納我者死謂喜君夫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豹在會已稱氏故而再見者卒名之前目後凡也地于宋以宋爲主也　溴梁之會已序諸侯矣不必言諸侯之大夫故云戊寅大夫盟此固省文法也亦以見事之信在大夫也至此諸侯不在會而獨大夫會于宋故書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既大夫獨會不可不言諸侯也經特書二事罪大夫專國之威權在大夫而不在君也傳曰楚

冬十有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 丙辰 春無冰 桓十四年成元年及此二十八年書無冰凡三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祭用冰去年冬温無冰可藏至春無冰可出因以紀異也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氏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杜氏曰惡之先石碏有大功於衛惡

九日之罪不及不祀

邾子來朝 左氏傳邾悼公來朝時事也修時事於魯也

秋八月大雩 左氏傳旱也

仲孫羯如晉 左氏傳孟孝伯聘之盟故如楚也魯屬晉故告晉將爲盟故往朝于楚

冬齊慶封來奔 二十七年崔杼子崔成崔彊作亂崔杼出遂見慶封慶封之妻繒崔杼至則無歸矣乃繒慶封當國二十八年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與盧蒲嫳易内而飲酒反盧蒲癸避崔氏難出奔者癸臣子之即慶舍有寵言王何而反之亦莊公黨止奔二人皆嬖冬十月慶封田于萊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盛甲攻崔氏殺成與彊盡俘其家崔杼之舍盛事盧蒲癸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死慶封歸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内宮弗克反陳反陳師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齊人來讓奔吳吳勾餘與之朱方富於其舊　慶封崔杼之黨專恣荒淫稔禍而出奔書名罪之也自魯奔吳不書以絶位不爲卿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左氏傳爲宋之盟故公及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晉平不競不能主夏盟宋之會晉楚列諸侯上無卑夏之分伯業由是而衰不足以庇諸侯矣前此公如晉如齊與我會盟春秋尚譏其非正今公偕宋鄭

陳許遠朝強夷聖筆書之非特惡公蓋傷夷狄日熾中國日微矣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靈王也 乙未楚子昭卒 胡氏曰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　天王崩魯不會葬楚子昭卒公在楚楚使公親遂世變至此惟知有強弱勢力安知有君臣也

二十有九年 丁巳 春王正月公在楚

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棘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取卞邑有益使公治問璧書追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適以見疏於我公謂公治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導君欲無入乎未嘗書在某所此如楚而又詳書在楚以公之居夷狄而失所如也内則季氏強僭不有其君是以書公在疑於無公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致公者臣而幸其反也

庚午衛侯衎卒 衛侯復歸繩三年而卒不逃右宰穀之先見也　子襄公立

闍弒吳子餘祭 左氏傳吳子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以刀弒之　禮君不近刑人不邇怨吳子疏於防慎

以速斯禍經特書之以爲爲後世人君慮患之鑒

吳子使札來聘 札吳始聘亦止此一聘耳　吳子夷昧也札吳公子季子札辭國而生亂因其來聘以示貶也吳子壽夢有子四長曰諸樊次餘祭次夷昧次季札也壽夢欲立札札辭去諸樊約諸弟以次傳必致國於札札又辭乃立夷昧之子僚諸樊之子光曰我宜立使專諸刺僚卒稔篡國之禍誰爲之耶是知聖人不以爲賢而貶之也若季子者辭位守節則可矣槩諸聖人時中之道則過矣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杜氏注高止高厚之子北燕燕國薊縣　南燕見桓十二年註北燕召公奭之後姬姓之國至此始見於經左氏傳齊公孫竈公孫黨放其大夫高止於此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皇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襄陵許氏曰案傳子尾子雅實放高止而經書出奔君子以爲大夫而放于君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也

冬仲孫羯如晉 左氏傳孟孝伯即羯如晉報范叔即范獻子士鞅也

三十年戊午**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左氏傳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如赴即位　楚聘凡三至此郟敖書楚子薳罷書名氏無異於中國矣　張氏曰魯以君朝而楚以使聘此齊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夷夏不辨楚人行伯主之禮於中國非晉平趙武之責而誰責哉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左氏傳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弒景侯　稱世子以明有父之親稱君以明有君之尊世子般之於君尊親盡矣固雖無道而罪不及民故稱世子所以甚般之惡也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節貞且烈矣季世衰微罕能盡婦道者故春秋賢伯姬特書以表之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傳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甚之佞夫不知景王殺之非其罪也書曰殺其弟佞夫曰天王而稱弟甚其賊親親之恩忘大倫之愛也　案傳周五大夫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以儋括欲立佞夫遂殺之儋括謀亂而免佞夫不知而死甚矣天王之不明矣雖五臣殺之猶王殺之也爲天子而不能一弟故書以惡之范氏曰王子瑕不言出周無外瑕廖同奔不書賤之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叔弓叔老子也共姬從夫謚也內女不書卒嫁於諸侯則書之既錄通忘堂

其卒何得不録其葬乎唯所貶則不書葬耳外夫人不書葬宋共姬稱謚而葬以其賢也莊四年齊侯葬紀叔姬皆録其德厲婦道垂世訓也　連年襄王景王崩魯公不親會葬止令卿往非禮也今鄰國一婦人葬亦使卿往雖曰隱之則過矣

鄭良霄出奔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案左傳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伯有強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鄭大夫盟于伯有氏伯有嗜酒侈汰又將使子晳如楚子晳乘其醉以馬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未幾伯有襲鄭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馹帶帥國人以伐之伯有死於羊肆　不言復入出未久位未絕也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書鄭人殺良霄討賊之辭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春秋之法君遇弒而賊未討則不書葬此特書變例也蔡景公雖淫亂君父也而世子般弒之諸侯不以爲賊而討之乃往會其葬竊意諸侯必潛受其賂故情義如此其篤世變人心至此而天理絕滅矣聖筆特變例而書葬以徵罪天下之諸侯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宋以五月失火諸侯以冬十月既而亦無歸救災固如是乎上書蔡景侯葬下書諸大夫會爲宋災故竊詳聖人之意此事而觀之可見矣弒逆大惡即不致討而反葬之恤災小事而會諸大夫何合大而圖小也故諸國之卿聚而人之而諱魯卿又書其故其貶之也至矣

三十有一年 己未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左氏傳公作楚宮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杜氏注公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其所樂失其所也　公自楚歸作楚宮蓋慕悅遠夷之室守侈麗不度倣象而作之以居未久死是宮變夏從夷非正也

秋七月癸巳子野卒 左氏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　胡歸姓國敬歸襄公妾子野敬歸所生也次于季氏次舍也秋九月癸巳卒毀也　是爲昭公穆叔不欲武子不聽立之　子野襄公大子未踰年之君也名公未葬也不書葬未成君也

己亥仲孫羯卒 左氏傳孟孝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來會葬於是始　**癸酉葬我君襄公** 左氏傳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能無從之而死乎爲昭三年滕子卒傳癸酉葬襄公襄陵許氏曰子太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滕子會葬非禮也景氏曰當時諸侯不會葬天子而諸侯相會葬焉王室弱而公室強也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左氏傳莒犁比　比平聲犁莒子之號生去疾及展輿犁莒子既立展輿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陸氏粹疑曰據傳則展輿弑其父不當不書恐傳是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誤以之為以字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十

吳郡　陳深　撰

昭公　名禂襄公之子齊歸所生在位二十五年在外八年凡二十二年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　庚申　春王正月公即位　春秋十二公繼未踰年之君者三皆同己閔以八歲立內無所承雖繼故而不與聞乎弑故不書以志其哀宣之立雖與桓不同然其母私事公子遂遂託之以奪嫡宣公寧不知之故書即位以與聞乎故而如其意昭公之繼子野非故也正也繼正即位正也　胡氏曰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　公羊弱作酌　宋向戌衛齊惡　公羊作石惡　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　公羊作軒虎　許人曹人于虢　公羊作漷　左氏傳會于虢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宋之盟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　宋之盟楚爭先晉讓之今虢之會楚公子圍以晉楚迭霸更主夏盟恐晉先之於是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而不復歃故經不書盟蓋楚圍用計而欲爭勝也夷狄之專盟其端見矣經於此二役皆先趙武抑強夷而進中國也劉氏曰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不稱弟蓋侯之尊弟兄不得屬通也胡氏曰曰公子者其本當稱也曰弟者因事而

三月取鄆 左氏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謝張兵之盟而脩甘戎莒濮齊盟請戮其使時叔孫在會故請戮之樂桓子樂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桓子不予貨以請帶爲辭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蕃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雖然季孫愛吾家喪魯國何罪叔出季處叔出使吾宇國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麇公穀作卷 左氏傳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疾馳而反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 楚公子圍弒其君麇而立乃以疾赴諸侯經不破其僞何耶是時晉伯衰而楚最強中國諸侯力所不能討故聖筆包顯微之義因之而不革也楚使使如晉求致諸侯復請晉皆許之於是大會十二國于申雖夷狄混諸而中國之列侯居過半矣向戌子產之良咸獻會禮焉遂用齊桓會召陵之禮中國愈弱諸侯皆從夷狄矣聖師感世變之若此倘革而正之恐天下後世以楚麇之弒而伯主不問諸侯不討反從之以主盟會則其視弒君等土苴可故因其僞赴而不正其弒逆之辜爲中國諱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左氏傳公子圍弒楚子于干郟公子比出奔晉宮廐尹子皙出奔鄭 即黑肱 蘇氏曰君弒畏偪而出也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同曰魯多君子其有禮乎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二年 辛酉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氏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魯禮盡在

夏叔弓如晉 左氏傳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案傳駟黑伐良霄而逐之沿弗誅也又與游楚爭聚于徐吾氏徐吾氏歸楚黑怒欲殺之楚知之逐之以戈傷君放楚子吳而盟諸大夫黑於是自以爲卿又將作亂欲去游氏疾作而不果子產使吏數之曰爾有亂心無厭專伐伯有而辜一也兄弟爭室而辜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辜三也不悛死大刑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稱國以殺大夫罪累上也惡鄭伯不討有辜以放乎亂也黑富而怙強鄭人畏之故日肆其惡子產因其疾也數其辜而殺之然亦幸而勝之耳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致少姜之襚服 公之如晉非晉也非禮而往至於見拒然後歸孰若始遣季孫宿行哉 公如晉至河乃復 皆六惟二十三年書有疾明有疾而反公數如晉見距不能以禮自重大取困辱也

三年 壬戌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公羊作泉 穀梁作源 公寧立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 滕小國使叔弓會葬甚矣

秋小邾子來朝 左氏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詵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 左氏傳早也 大雩凡二謂見和五年

冬大雨雹 張氏正蒙曰雹戾氣也此中國不振而夷狄會諸侯之兆也

北燕伯款出奔齊 左氏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 以自奔書者以其不能君而爲臣所脅而出也不書臣之所逐不以臣而逐君也

四年 癸亥 春王正月大雨雹 自冬甫春大雨雹者二陰陽乖戾之氣也左氏載申豐之對歸咎於不藏冰天人之理未必在于此豐季氏之黨伐人也不肯端言其故蓋陰侵陽不入則爲雹是時春已三陽陰僭盛而干陽其應爲三家專政無君之兆故洊有此災異昭公曾不知懼而思其政之闕失宜乎出亡在外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胡汝陰縣西北有胡城淮夷淮浦之夷也申姜姓國南陽宛縣 諸侯自夷儀之會晉受齊賂不討崔杼以成齊亂而晉失其政矣宋之盟則政在大夫晉楚始同主夏盟自此諸侯不出者幾十年中國無伯矣楚公子圍弒郟敖自立使于晉求合諸侯晉許之於是諸侯大會于申而楚主之不殊會淮夷楚固同類在會之諸侯亦從異類天下幾何不胥而爲夷乎周自東遷天子受制於諸侯魯文以來諸侯受制於大夫此年申之會中國受制於夷狄尚有魯衛曹邾不至厥後晉君少安不在諸侯而政日以衰故楚得以

聽其欲而無忌憚矣經書楚子於諸侯之上正以病中國之無人也

楚人執徐子 左氏傳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 吳出也 楚子以疑罪執諸侯故書人以譏之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左氏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從楚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吳人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兄之子廢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殺梁傳慶封其齊氏何也爲齊討也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 不曰楚子會諸侯伐吳不與夷狄主中國也執徐子楚意也不曰楚執之伐執齊慶封者亦楚意也不曰楚執爲文而曰楚人執徐子所以甚楚子也吳不復楚子之討慶封也楚非爲齊誅故不繫以討賊之辭也

遂滅賴 賴公穀作厲 賴國今蔡州褒信縣有賴亭 左氏傳遂以諸侯還殺梁曰遂繼事也許氏曰惡其因義而爲利以惡終也 既伐吳執齊慶封殺之今又滅賴夷狄之暴甚矣

九月取鄫 左氏傳取鄫言易也 襄六年莒人滅鄫此言取鄫者蓋莒滅鄫以爲附庸今魯乘莒亂取之爾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案傳初穆子辟僑如之難戊十六年爲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赭喙號之曰牛助予乃勝之及兄宣伯奔齊魯召穆子歸襄二年庚宗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冬生曰姓謂子家曰余子長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號之曰牛使爲豎牛也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與叔孫相知於齊歸未逆國姜公孫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迎之田於丘薊遇疾豎牛欲亂其室饗殺孟逐仲疾急召仲牛許而不召豹飢渴牛不與食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豹爲孿姬而相之五年仲至豎牛攻殺之昭子曰豎牛禍叔孫氏殺適立庶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報殺也 穆子才智士也少避難偶非其類遂有孽子以符所夢故寵之卒爲讒殺二嫡其身亦餒而死蓋由犯禮不慎其始卒迷于愛以致大禍叔孫不徵於理而徵於夢果可恃乎昭子不以豎牛立己爲勞而亟發其罪端遇其報天也昭子之識見亦遠矣

五年 甲子 春王正月舍中軍 魯本二軍襄十一年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叔孫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及其谷之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以貢于公皆季氏之私意卑公室也經書作書舍志其罪也詳見襄十一年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仇吳而疑屈申貳於吳也而殺之故稱國以殺大夫罪累上也

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音汝叔齊子叔齊子音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大夫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韓宣子孫起伯也其人賢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聚斂利人之難聚斂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謂三家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公二年嘗如晉爲晉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公二年嘗如晉爲晉所辭至河而復今又復往公之卑弱見侮而不知恥可知矣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左氏傳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婁及防茲莒三邑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竊地之罪重故不得不録其人杜氏汪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地譜密州安丘縣有平昌故城莒縣有姑幕故城 魯之於莒鄰國也元年取鄆六年取鄆今又受牟夷以牟婁防茲三邑來奔貪利而不顧義甚矣不五年而取其五邑欲盡其地矣經屢書之以惡內也時公如晉未返而輒受莒叛人三邑惡季氏之專也胡氏曰經於三叛人襄十一年邾庶其五年莒牟夷二十八年邾黑肱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爲後戒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左氏傳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苑鍼曰不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而以師討焉聞喜閒乃歸公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 音粉泉 左氏傳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

九百七十九

陣也蛇泉杜氏注魯地魯東境之地張氏曰晉人方欲止公以魯受牟夷敗苫人大夫之專不顧霸討君辱比書而舉大夫之專可見矣

秦伯卒　左氏傳秦后子復歸于秦秦景公卒故也秦緘奔晉至是歸秦景公卒哀公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左氏傳四年冬吳伐楚入棘櫟麻楚三邑以報朱方之役五年冬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　越始見經以姓夏后少康之庶子封於越其先也越國會稽山陰縣　經於楚不遽進之越初見即書人以其爲中國患淺與楚暴不同也

六年乙丑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杞文公卒　平公立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拜莒田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氏傳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襄陵許氏曰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宋華合比出奔衛皆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著寺人讒匿敗國以爲世戒而秦漢以來庸君衰季溺心嬖習遠去忠良亂亡相屬若出一軌春秋惡可一日而不開明哉

秋九月大雩　旱也　楚遂罷帥師伐吳　左氏傳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遂歸懼其叛也使子蕩帥師伐吳于豫章而次于乾谿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竟吳人敗其師于房鍾吳地獲宮廄尹棄疾棄疾闔廬之弟非公子莫疾也子蕩歸罪於遂泄而殺之襄陵許氏曰攻楚師若非遂泄也而泄伏其誅故書遂罷伐吳以正之楚再不競於吳乃弭兵鋒有事陳蔡至復伐徐而國亂矣吳蓋自是休兵息民國始寖強

冬叔弓如楚　襄陵許氏曰四年公不會申既而震楚兵威將朝楚而未能故以叔弓先聘明年而躬繼之也

齊侯伐北燕　左氏傳齊侯如晉請伐北燕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即悼公子壬申出奔齊齊今將納之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吳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七年正月癸巳齊侯次于虢燕竟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哲曰受服而退侯讓而動可也丁酉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窜玉櫝牟耳玉爵不克而還

七年丙寅春王正月暨齊平　穀梁傳平者成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求平不得已而許之故曰暨且明非魯志也

齊強魯弱以魯婚吳附楚也故來求平

三月公如楚　左氏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啓彊來召公三月公如楚　魯昭本欲如楚雖無薳啓彊之往也去夏而從夷經特書以貶之也

叔孫婼如齊涖盟 穀梁曰涖位也內之前定之辭曰涖外之前定之辭曰來　始齊欲我平魯不得已而與之平今乃使婼往涖盟我所欲也彼既求平而又往盟是反畏之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襄公卒孔成子立靈公元穀梁傳卿曰衛齊惡在元年今曰衛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來也王父名子也蓋言父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有生在世子前王父名之者則亦不改也親之所名臣雖欲改君不當聽欲使人重父命也父受名于王父王父沒則稱王父命名之

九月公至自楚 公如楚凡六月而返書至幸之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襄陵許氏曰季武子相魯作三軍舍中軍唯己所利取鄆濟盟敗諸侯約幾陷名卿以爲國憂則知昭公乾侯之禍其專欲不忌之習非一日也

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 丁卯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

陳侯溺卒 左氏傳晉侯築虒祁之宮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虒祁地名叔弓如晉賀生公子勝二妃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鄭姬生公子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癘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曰公子招而曰陳侯之弟招親之者所以甚招之惡也哀公昏迷溺愛而以公子留屬其弟招與過而輔之哀公首禍固可罪也招以叔父之親不思宗社之重而逢君之惡殄家嗣以立庶孽及其禍作哀公亦憂恚自殺以致楚滅陳而縣之招之罪大矣

叔弓如晉 左氏傳晉侯築虒祁之宮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虒祁地名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即子太叔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蒙欺也可弔也而又賀之於此時宜與二三忠良深慮遠圖思所以制之之道方且侈汰自安唯宮室是崇是可弔不可賀也

呼晉文之伯政衰矣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左氏傳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告立留公子勝憩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楚人惡公子招而殺干徵師非其罪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將討陳故留出奔留既爲君何以稱公子留留立於招未成君也

秋蒐于紅 杜氏注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劉氏傳蒐春事也秋興之非正也蒐有常地矣于紅亦非正也然則曷爲不言公公不

得與於蒐爾曷爲不得與於蒐三家者
專曾而分之政令出焉公民食焉爾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公子招歸罪於過而殺之以說於楚過與
殺偃師經以招首事書招而不及過今雖
招殺過然過與殺偃師之罪重招殺過之罪輕不
與招之殺過也故以陳人自討爲文招所以不死而得放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公子招放之于

越殺陳孔奐 左氏傳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吳偃師之子圍陳宋戴惡
會之十一月壬午滅陳 招殺世子之賊也楚子放而放
之陳孔奐無皇之人也楚子殺之楚靈暴虐無道滅
人之國而淫刑以逞不仁之甚也經直書之惡楚也

葬陳哀公 穀梁傳不與楚滅閔之也泰山孫氏曰十月壬午楚師滅陳葬
陳哀公如不滅之辭者楚子葬之也不言楚子葬之者不與楚
子滅陳葬哀公故以陳人
自葬爲文所以存陳也

九年 戊辰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左氏傳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
行會禮故不悉書 楚滅陳諸夏之大夫震慴不召而至皆旅
見于楚於是始舉曾以見其餘也是年楚滅陳以穿封戌爲縣公

許遷于夷 左氏傳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此時改城父
爲夷故傳會其之城父縣蔿謀許畏鄭欲遷故經以自遷爲文

夏四月陳災 楚滅陳已縣之矣及災經猶書陳災公羊謂存陳也此後
五年而陳復天奉絕陳陳未亡故也仍書陳災者中國無
滅於夷狄之道也書滅以
罪夷狄書陳災以存中國

秋仲孫貜如齊 左氏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盛聘以結好禮也 自叔老
聘齊至今二十年今修盛聘得繼好息民之禮也

冬築郎囿 築苑囿於郎也昭公爲強臣所制不思危辱將至方且築囿
於郎郎非國內乃遠地也徒知從事游觀之樂豈急務乎

十年 己巳 **春王正月齊欒施來奔** 齊欒施高彊嗜酒信內多怨彊
於陳氏鮑氏而惡之陳鮑及其
醉而攻之欒高戰不勝來奔不書高彊既奔則陳氏由此益大也
氏父矣欒高陳鮑之伐也欒施高彊齊政歸陳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左氏傳平子即
位始用人于亳社亳社殷社魯有殷社所謂商社是也至是魯始以人祭殷社藏武仲在齊
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社氏注取鄆不書公見討平丘故諱之十三年平丘之
盟不見公公不與盟又執季孫意如皆先魯自伐之故也胡氏曰已舍中軍曷爲猶以三卿並將
乎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爲王將二子各
率一軍爲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衆爲己私耳

戊子晉侯彪卒 左氏傳晉平公卒鄭伯如晉
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左氏傳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
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
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 定衛北宋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左氏傳宋平公卒元公立
杜氏注無冬闕文公羊成作戍

十有一年 庚午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
疾帥師圍蔡 左氏傳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
無信唯蔡於感鄭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
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
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
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肘腋之不信以幸
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逐縣之今又誘蔡
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 蔡般殺君父而立其罪
固不容誅諸侯不能討十三年矣楚子誘而殺之遂滅其國執世子以歸刑之
其心本非除逆特利其土地以詐取之而肆
其虐耳故經惡楚子而名之不與其爲討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昭公母胡
女歸姓

大蒐于比蒲 昭公方有母喪而不廢蒐況大蒐非諸侯所當行是越禮
之中又越禮也夫喪不貳事果有外侮關於社稷則不得
已而行之今之蒐可已而不已昭公在疚曾無一日之
戚其心喪矣宜乎被出而卒不返矣 比蒲地譜是魯南鄙之地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侵祥 左氏傳孟僖子如晉貜會邾子盟于侵祥
禮也 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 汪氏注侵祥
地闕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
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魚斬切地闕 晉韓起率諸侯會于厥憖
救也楚自會申之後滅陳圍蔡會鍾巫之國將焉用之茲役既合天下
是示之不能而楚益驕且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得以行其虐也然書此無貶者
聖人感世變若此故略之而不復以禮義望諸侯矣此後間一貶之而又不忍
終棄
之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齊歸昭公之母齊歸公不慼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
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
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左氏傳葬齊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 穀梁作友 以歸用之 左氏傳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杜氏曰用之殺以祭山 楚子而曰楚師惡而貶之也惡其用衆而不齒其滅也君沒未葬或已葬嗣君稱子今蔡侯死於楚其喪未至況當危難窮迫雖立不成乎君故但稱世子楚自四月圍蔡世子有守禦至于十一月凡八月而力屈被執楚以有不服故以其歸而虐用之有之故死勿去爲子道盡矣故不沒其世子之名春秋書滅國者多矣未有如此暴者書誘書圍書滅書執又書其虐用之故特詳記又稱時稱月稱日以愼之蓋以傷中國之衰微而甚惡夷狄之發忍不道也

十有二年 壬未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三年燕伯款出奔齊 六年齊伐燕欲納之受燕賂不克至是始納之于唐高偃高傒玄孫齊大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左氏傳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而未得至于燕也燕伯三年出奔名之今納之不名與襄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同蓋國君非臣下所當逐入于夷儀納于陽不名以正君臣之分也以燕伯之卑未至如衛朔衛衍鄭突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氏諸侯之參有書名者有不書者書名者罪失守也不書者皆被兵出奔如其力不足也出入皆名者皆有惡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鄭簡公立 定公立 左氏傳鄭簡公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氏傳宋元公新即位 也

公如晉至河而復 左氏傳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昭公新立鄭之役六年公伐晉取鄆晉人懲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懿遂如晉

五月葬鄭簡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

楚殺其大夫成熊 熊公羊作然穀梁作虎 左氏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 成虎令尹子文之孫鬬氏同出於若敖或譖成虎於楚子信讒殺其大夫不當殺成虎懷寵也 當貶 楚子信讒殺其大夫成虎不能行傳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當貶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懿出奔齊 立在七年 左氏傳季平子 即季孫意如 立子季氏費品宰南蒯謂子仲即公子懿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子謂懿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叔仲小南蒯公子懿謀季氏懿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介副使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爲季氏不禮謀去季氏而立公於魯也杜氏以謀亂故書名譏矣

楚子伐徐 左氏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漁陽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五大夫帥師圍徐以懼吳徐吳與國聞之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 在譙國城父縣南以爲之援

晉伐鮮虞鮮虞白狄別種也在中山新市縣古鮮虞國子姓　左氏傳六月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昔陽肥國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縣皐歸冬伐鮮虞因肥之役也經書晉伐狄之也惇信明義中國之道也懷利尚詐夷狄之道也晉假道於虞以滅虢書晉師其執虞公也書晉虞是行夷狄之事故狄之昔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陳蔡而晉不救以其力不能故不復罪之人今伐鮮虞特書晉以狄之時楚滅陳蔡非力不足也絶意中夏而棄能伐鮮虞不救陳蔡非力不足也絶意中夏而棄諸侯也何以言盟主故春秋狄之以著其罪也

十有三年壬申春叔弓帥師帥師圍費費魯邑南蒯爲季氏宰此邑以邑叛悉不書叛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且罪大夫無政而使家臣得專邑而叛也克之不書本非他國之邑也胡氏曰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上而不忠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下而不禮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亘南蒯之及此也　荀之叛雖以季氏不禮之故而其所以欲去季氏以強公室則未爲不忠於魯故難以叛書之但書使大夫帥師圍費亦見季氏雖強而家臣不服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乾谿在譙國城父縣東竟　楚子審楚有子五人曰昭曰虔曰比曰黑肱曰棄疾審卒昭立昭卒昭之子麇立虔弒之而自立比出奔晉黑肱奔鄭楚虔立十三年棄疾爲蔡公觀起之子從在蔡矯蔡公命召公子比與黑肱入襲蔡奉蔡公主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音郎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棄氏許圍蔡沿夏成然羣大臘若以

入楚因正僕人李斯宿殺太子祿及公子于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楚子虔縊于芊尹申亥氏　比之歸非其謀也亂始於觀從而成於棄疾以比爲名而已爲君非比志也比不志爲君迫於觀從棄疾而以身許之以致虔死則雖不弒君而弒君之名比尸之矣　比之歸虔猶在楚不曰入何也觀從召之蔡人與之楚人不拒則比之歸無難也　棄疾爲蔡公志於篡久矣而觀從召比之至乘諸失職者之亂既已致虔之死又殺其子大惡則比當之矣比既無能無德而棄疾安肯使之坐享其位故譎計以恐之使之自殺則棄疾之志得矣其謀亦巧乎哉故春秋於比不以討賊辭書者殺之不以罪也故以兩下相殺之辭書之比雖立而曰公子比亦不以爲君也然比兄也黑肱弟也棄疾其季弟也立比爲王肱爲令尹棄疾爲司馬以長幼之序立之也春秋誅其意歸罪棄疾而無所隱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公子比懦人耳初觀從召之也非有爲君之心從挾之入楚立之爲王從又說之殺棄疾不從乃行其行也從未必不反爲棄疾謀及棄疾使人偏呼國中逼之自殺視比之行止死生皆聽人自爲略無所能則棄疾安肯君之哉比雖立而不能君其國故經不稱君但以公子書之又不以討賊書原棄疾之意在於代比而非討之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平丘今在開封府封丘縣東漢志尚爲平丘縣　左通志堂

一千〇三十八

氏傳晉咸虎音許和宮也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鄆故在十年鄆昔邑魯取之晉將以諸侯來討爲昔討魯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于夷儀也于良下都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郯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　晉之合諸侯止于此矣雖能張中國之勢未足以服夷狄也王人與十三諸侯會兵車之盛固足以使強楚知畏陳蔡滅國一日俱復然徒耀以兵威而不以德異乎桓文矣自平丘一盟之後訖于召陵諸侯不出者二十四年至若鄢陵一會參盟復作自齊威以來未之有於是再見自是晉不復主盟而齊專盟矣晉之霸業自是而不復振也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書同盟者以齊人不欲盟要之乃可鄭伯滕子邾子又皆從楚非一日今一旦會盟不得不疑是以必爲之同盟異其自此無復有異矣再書平丘者胡氏曰惡之也惡其德不競而矜兵甲魯持之也公不與盟　此會魯無君意如亦伯討也何以書人曰季氏專苟遑鄙昔邑數侵不能以大義召陵諸侯不出者二十四年至若鄢陵一會參盟復作自齊威以來未之有於是再見自是晉不復主盟而齊專盟矣晉之霸業自是而不復振也

公至自會　蔡侯盧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蔡周宗室陳虞舜後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晉執意如亦伯討也何以書人曰季氏專慶之使三家臣順徒信邾莒以魯數侵晉貢而逐執之安得爲霸討故稱人以貶晉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公不與平丘盟又以季孫意如在晉故再如之晉人辭焉至河乃復晉彊而魯弱甚矣

吳滅州來　左氏傳吳滅州來楚令尹子期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人民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州來楚邑也不言吳帥師不言侵伐于以見其滅之易

十有四年　癸酉　春意如至自晉　大夫不致見執而後致亦危之也不稱氏前見也以一事再見卒名耳　意如被執子服惠伯懲也從意如之歸以子服私說荀吳之謀以利動之也晉之政可知矣

三月曹伯滕卒　武公卒子平公須立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夏四月　夏四月凡十一詳見桓九年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左氏傳莒著丘公卒郊公著卒于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之弟庚輿共公蒲餘侯茲夫也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於齊 襄陵許氏曰公子鐸首亂而無見焉者春秋書法表見王道而已不誅其人若鐸類者多矣此意自韓愈發之 韓愈詩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

十有五年 甲戌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 公羊作夷昧 卒 王倏立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 魯武公廟 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氏傳禘祫祭于武宮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籥羽舞也方入而大臣卒故去樂而終禘祭之事春秋常事不書此記禮之變而書之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楚之讒人也惡朝吳之寵以計害之使蔡人逐朝吳出奔鄭楚平不察無極讒慝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可不畏哉聖筆志朝吳出奔為後世戒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左氏傳晉荀吳伐鮮虞圍鼓白狄之別克之以鼓子歸鞮歸帥師伐鮮虞凡三

冬公如晉 左氏傳平丘之會故也平丘會公不與盟季孫見執今既得免故往謝之 公不以不與平丘為恥而往如之屢見辭於晉今

又復往徵弱甚矣

十有六年 乙亥 春齊侯伐徐 左氏傳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地郯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苫人會齊侯于蒲隧郯苫國名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 為小國害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 襄陵許氏曰景公之時吳楚方爭晉既不能遠略以齊之強務德修政以通天下之志糾合諸侯復霸可也區區務乎伐徐伐莒之利志亦卑矣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蠻子之無質信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名而書地以惡秋實中國疾之也誘殺戎蠻不名不地 左氏傳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氏相攻伐相殘略之也 蠻公羊作曼杜氏注河南新城縣有蠻城今伊氏曰楚子誘蔡侯殺之名而書地以惡秋實中國疾之也誘殺戎蠻不名不地

夏公至自晉 左氏傳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公至自晉子服昭伯子服回也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 魯昭朝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問其罪而止之昭之懦可知矣責其自強必不能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昭公去疾立

九月大雩 旱也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十有七年 丙子 春小邾子來朝 左氏傳小邾穆公來朝魯也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邾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雜處非膺戎狄別內外之義也晉滅之舉荀吳名氏非褒辭也纔得無貶耳晉以其武於楚故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心星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北極天之中也迷東西者常視此以別忘戒何以書記異也 左氏傳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天道恒以象示人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胡氏傳大辰心也爲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大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于宿也當是時吳人憯亂憑陵上國日敝於兵暴骨如莽其戾所感固將孽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于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許氏曰星孛大辰火災應之天地之符也大辰明堂當宋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災氣所溢也衛亂君奔陳敗鄉獲惟鄭有令政而無後災是知禍福之可轉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長岸楚地言戰不言敗勝負均也春秋伐者爲客見伐者爲主吳伐楚戰于長岸先書楚人主及客也 楚彊非吳之敵今長岸之戰勝負適均由楚德不競故其彊易弱經特書之于以見強之不足恃也

十有八年 丁丑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平公卒子悼公午立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氏傳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宋衛陳鄭皆火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之始也融風火之出也自大火始見至于初昏過中則其星尾也尾爲天駟房爲天府心爲大辰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北極天之中也迷東西者常視此以別忘戒何以書異爾異其同日而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前年有星孛于大辰裨竈豫言四國同日火今已驗鄭子產臨事而懼至于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二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也裨竈雖言之於先子產以天道遠亦不深信遂不聽竈以瓘斝玉瓚火但修德以德消變耳

六月邾人入鄅 音禹又音矩縣 邾人秉鄅姓國在琅邪開陽縣今屬沂州臨沂俘以歸邾反鄅夫人而舍其妻女不義甚矣故明年致宋之伐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白羽一名析楚邑今鄧州內鄉縣 許自夷遷葉今復畏逼於

鄫楚人遷之白羽皆以自遷爲文蓋許志也

十有九年戊寅春宋公伐邾于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鄫邑三月取之乃盡歸鄫俘胡氏曰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師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夏五月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君穀梁傳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疚畏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許悼公瘧世子止進藥公飲之遽卒夫疾瘧未足以致死飲其藥即死豈非藥之誤以致死乎觀左氏所記世子出奔與穀梁所載止悔恨之言則因藥誤而死無疑矣誤以藥殺亦猶弒也其心雖異乎商臣蔡般之所爲而春秋一以弒書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加之大惡所以過慕弒之前爾使後世凜然知懼以過誤致君父死猶被此惡名不少恕累有纂逆之惡安可逃其罪乎此聖筆垂訓之意也

己卯地震石氏曰地震者陽伏而不能出陰也地震氏五洋見文九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左氏傳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郱莒邑使孫書伐之孫書陰納莒子于占也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嬖婦及老託於紀郱謀身紀郱之意紛焉以度而去之曰紛纏連所紡以蓑掩藏必以侍外攻者欲以報仇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以登登着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冬葬許悼公賊不討何以書葬曰止弗躬蹈乎大逆也其出奔哀哭自聽止也聽治其罪葬許悼公是君子子臧也公羊謂經書世子弒其君買是君子之心也公羊謂經書世子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二十年庚卯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鄫出奔宋鄫莫公反又音夢今曹州乘氏縣古鄫城也言自鄫者大夫有罪待放于境而後出奔也胡氏曰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待放而賢之爲公子喜時子臧也之後苟有善焉斯進之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盜衛司寇齊豹也縶衛襄公長子也縶有疾弟北宮喜褚司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討劉遂與此三人作亂殺縶齊豹非卿書盜者目罪人之賤者也不書衛公子而斥言衛侯之兄者累及衛侯也謂衛侯俾兄與政縱其無禮於大夫大夫又不能制其母春秋賊靈公無政刑致盜賊竊發兄死幾亡其國故直書之以著其罪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寧公羊作甯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華亥誘羣公子殺之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取大子爲質公不忍其詢攻之華向奔陳華登奔吳　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公其專恣悖逆甚矣公不忍

左日五十六

而攻之一日而三卿出亡君臣之道喪矣宋之亂自此而未已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 平公卒大子朱卓立弟東國賂楚費無極計以出朱故奔楚而東國篡立昭二年

十三年卒

二十有一年 庚辰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晉頃公即位通嗣君也左氏傳晉士鞅即范獻子來聘叔孫即昭子為政季孫即平子欲惡諸晉憎叔孫位在己上欲使得罪於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鮑文子歸費在十四年為七牢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卿偪單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甲晉國也將復諸寡君言歸告君討魯罪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吉事有牢禮事大國為哀七年吳徵百牢起本襄陵許氏曰禮好不結而財求無度則聘義亡矣自是聘不復志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公羊作畔宋司馬華費遂之子貙及多僚相惡多僚譖貙于公公將逐之貙殺多僚劫費遂以叛而召亡人華亥等華向入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南里宋城內里門宋城舊廓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華向等與宋分國而居之召吳楚以自救齊師宋師敗吳師遂敗華氏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曹大夫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于赭丘大敗華氏楚遠越帥師逆華氏諸國大夫遂出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 華向前年抗君背國結黨而出今年因華貙召之復入于宋境之失此之舉亂臣賊子無忌憚矣又慮楚援無功或致怨楚不盡力誅叛得宋境之失此之舉亂臣賊子無忌憚矣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左氏傳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二至長短極故言相過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陰侯陽是陽不勝陰故常為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叔孫婼曰子叔即輒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八月乙亥叔輒卒 見上文

冬蔡侯朱出奔楚 左氏傳費無極取貨於東國朱之叔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之東國欲奪國賂楚權姦出朱而立之又執世子有用也然二子棄中國 楚嘗誘蔡侯般殺之憩世子有用忘世讎其惡甚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傳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克鼓在十五年鼓屬鮮虞晉將伐鮮虞故辭公公如晉至河而復凡五詳見昭二年

二十有二年 辛巳 春齊侯（景）伐莒

左氏傳齊北郭啓齊大夫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成司馬竈如莒泣盟莒子如齊泣盟盟于蒲隧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莒地齊侯伐莒莒子行年莒子來奔傳襄陵許氏曰齊景矜忿貪欲不務反德而亟伐人國以訟莒於櫬門矜而自功惡能及遠哉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左氏傳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寡君請受而戮之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　華向叛逆之罪不可勝誅宋師圍之必可勦之也諸大夫畏楚之救請縱之俾楚有功亂人得以遂宋洎諸國大夫俱可罪也

大蒐于昌閒

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大蒐于昌閒公不與非禮也蓋不得與爾襄陵許氏曰八年秋蒐十一年夏蒐以爲書不時今此春蒐時矣而書則凡昭公書蒐主刺大夫成強公失其政兵戎是務而禮防不興上下相與以樂慆憂也文王之時人倫既正而後軍旅以律朝廷既治而後田野即功是以詩歌庶類蕃殖蒐田以時當魯昭之季朝廷人倫逆亂極矣而惟蒐田之是務是以屢書以刺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左氏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賓起子朝之傅王與賓孟卽位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盭事單穆公單旗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子朝有欲立之言故劉盭惡之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知單劉不欲立子朝故欲因田獵先殺之王有心疾乙丑崩子榮錡氏戊辰劉子孝卒無子單子立劉盭五月庚辰見王見王猶言朝于子寢之廿弟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王子猛次于胥故劉單立之以距諸王子或黨子朝故盟之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王與此叔鞅葬景王是也魯公不親往而使大夫非正也

王室亂

王室亂景王爲之也景王大子壽早卒次立王猛又寵愛孽子子朝而欲立之不克而崩劉子單子奉子猛爲王而子朝結黨作亂書王室亂者言亂自內作猶若一家之亂也　皆襄王子帶之亂與此同何爲不書曰成晉文之功也一定襄王而亂不復作也今子朝之亂而特書者傷晉文不復見而無治之也　不先書王室亂何以書後事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劉單奉子猛爲王而子朝作亂故出居于皇以避之猛未踰年稱王成猛之爲王以猛爲宜立也出而言居如成君也其言劉子單子以王猛者子朝亂位未定進退在二子也二子卿子爵皇周地河南鞏縣有黃亭　未逾年不可稱天王稱王繫名乃王者在喪之常稱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郟鄏今河南洛陽也即所謂成周也不言成周而言王城

以未得國也再書以王者見劉單挾天子專國柄也其言入子朝難之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左氏傳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乙酉在十一月經書十月誤 郟本即位周人諡曰悼王 不成喪也釋所以不書王崩 己丑敬王即位稱伊弟王子旬館于子旅氏周大夫不崩不葬降成君也言猛所以別羣王子也時十月官籍誠荀躒以九州之戚即陸渾及四邑之師納王十二月晉籍誠荀躒賈辛司馬督師師事于陰等處闏月晉其遺樂徵右行謚取前城及圍郟其始皆內懷觀望無救難之實也 王室之亂若此天下卒無諸侯之助匹夫之救故雖有晉之師累至而春秋皆不書之也

十有二月癸酉朝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 壬午 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案傳邾人城翼還自離姑邾近武城人 雍渝不而歷小於地塞其前道徑魯之武城 邾其後之未而弗殊 弗絕之也邾師過乃推而歷之 推踰不而歷小於地絕邾師走路遂取邾師言易也獲徐鉏丘弱茅地邾人懇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謝取邾師之罪傳言晉人來討何其懇也 懇急也 見蓋魯取邾師度邾必愬于晉故令叔孫往聘以抒其事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書晉人貶晉執使之罪言執我行人甚晉之罪也魯取邾師邾愬于晉晉爲盟主當問魯之罪可也今執其行人豈其罪耶故書晉以人貶之也晉雖執叔孫問罪卒不能屈而歸之安能使邾之心服而魯之知懼也晉伯於是乎衰矣

晉人圍郟 左氏傳正月壬寅朝二師圍郟王師皆師北郊子朝邑 癸卯郟潰二子朝敗故敬王使人告閻眼於晉庚戌還 呂氏曰當時王室之亂晉師在平陰今河陰縣王師在澤邑周地王使告閻晉師歸而子朝之勢復熾若因郟之潰遂取子朝不如後日之難也 胡氏曰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也 張氏曰既不書晉師之納王又不書郟潰而特書晉人圍郟叩晉之勤王不力縱賊不誅以貽後患之罪具見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東國蔡昭侯申立 東國假楚以計篡國今朝楚而卒于楚屈己事讎不二年身死于外亦可誅也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左氏傳庚輿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莒大夫率國人逐之烏存執殳道左庚輿過之遂出奔幸而免耳齊人立郊公爲君而不仁幾何而不亡其國庚輿入國不書書出奔幸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音甫楚地 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左氏傳吳人伐州來楚邑楚囚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敝卒楚令尹囊氏吳大夫伯嚭中無二心楚氣勢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

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乘亂楚必大奔請先去者備溥威三以誘之後者敢陳整旅繼單也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以罪人三人先犯胡沈與陳囚徒不習戰以示不整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吳書稱子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雷吳師擊之三國敗獲沈胡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吳師三國奔楚師大奔　書其敗不以事同而以君分而以君大夫爲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爲別皆取以辨上下定民志　書胡沈以自滅爲文皆以其自取滅亡深惡之也　不言楚者吳知楚令尹亡將卑而六國心不一以譎計又以晦日忌戰出其不意不待成列先誘三國敗而獲其君諸侯奔而楚師亦奔故不書也　傳初言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州來則楚師同在此也楚雖不喪師而大奔亦敗也不然遠越何肯自猶而不歸也經特以楚未嘗與吳戰故不書楚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天王王猛之母弟敬王旬也既葬踰年臣子可以天王稱之矣經直書之所以明天下之君也居狄泉避子朝也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居此言未得京師也尹氏尹文公圍周世卿也不言爵不書名字曰尹氏譏世卿也書尹氏立王子朝猶曰尹氏所欲立也將欲王天下而王子朝篡辭也其惡不待貶而自見矣

八月乙未地震地震凡五詳見文公九年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公七如晉一見止四見拒而不得入今書有疾乃復公羊氏所謂殺恥也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　公累如晉而累有見卻之辱冒不知恥微弱之甚豈豈能自立哉宜乎見制權臣而卒于外也

二十有四年癸未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倶縛切卒孟僖子也

姑至自晉公羊作叔孫舍胡氏從之晉執姑而釋之以歸故書其至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傳旱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公羊作鬱釐

冬吳滅巢左氏傳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行吳疆界將侵之沈尹戌曰此行也已能無亡乎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守巢鍾離二大夫幾如是而不及漸四鄰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爲亡郢之始也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甲申春叔孫婼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案左氏傳鄭子太叔見晉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黃父謀王室也　王室之亂今四載矣晉爲方伯帥諸侯勤王平難特反掌耳乃命大夫出師圍郊之後不出者又二年王子朝之黨日熾敬王出居狄泉有東王西王之分二十四年三月方使士景伯問周始絕子朝之使及六月鄭子太叔至晉有言方議明年徵會黃父又皆使大夫往養亂至數年而後定京洛交戰喋血敬王出入靡定晉侯曾不以王室爲憂愧乎厥祖文公矣果以大夫而定王國政在大夫權移于下實啓將來之禍未艾也黃父即黑壤晉地

有鸜鵒來巢公羊鸜作鸛　左氏傳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魯之大夫公羊傳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何氏曰宜穴又巢權臣自下居上之徵也其後卒爲季氏所逐范氏曰鸜鵒不渡濟非中國之禽故曰來　飛之類屬陽得氣之先鸜鵒又踰濟今至魯其徵見矣書有以非所當有書來巢非所當巢物失其性而反其常異之大也季氏以臣抗君昭公出外是其應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氏傳再雩旱甚也　魯旱甚不聞省躬修政而從事禱祠之末一月而再雩瀆神者數鳥能消變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魯昭屢弱不能自立久矣一旦強悍之季氏何不思之甚也季氏擅權凡四世矣得衆之久豈易圖之昔宣公末年歸父欲張公室而未能豈區區稠人所能去之哉宜乎見逐于外也書孫于齊不言奔諱之也次止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陽州齊魯境上地

齊侯唁公子野井　左氏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平陰齊地在濟北今東平府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先至于野井濟南府禹城縣東野井亭齊侯曰安之生事曰唁死事曰弔昭公不量力欲攻季氏不克爲季氏迫脅而出往杜氏注齊侯唁公公不敢遠勞故遠之往至野井唁慰齊求援欲假齊之力伐季氏齊侯遠唁禮與辭雖足觀特末耳而卒無爲公討強臣復國之實意豈非陰與季氏乎經書唁公實賑齊侯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叔孫昭子魯之良大夫也昭公孫于齊昭子自闕歸見季孫謀納公季孫許之而異志昭于憤其見欺祈死于宗戊辰卒杜氏曰恥爲亞子所欺因祈而自殺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左氏傳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己亥卒于曲棘公羊通志堂

傳曲棘者何宋之邑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喜愛內也時宋公聞昭公見逐竊喜愛納之至曲棘而卒故錄之　杜氏注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今外黃城在開封雍丘縣　胡氏傳宋元季孫意如之外舅元公夫人曹氏生女妻意如不此之顧而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爲心而不恤其私親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鄆季氏邑魯之所有齊侯取以處公也外取邑稱侯者以齊有方伯討不登畔人之意　杜氏注三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外取邑稱人齊獨氏使公得復國而徒假之以力取邊邑以居之非正也故書取焉取易辭也魯昭不能取而齊能取之以此見昭之微弱不能自有其國而他人是望可哀也已

二十有六年乙酉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陽州齊魯境上齊侯來見之亦可以言至自齊也今居鄆則入魯境其書至宜也猶在外故書地見爲季氏所拒而不得入國也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至在外雖不告而書至所以存公也胡氏謂書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　齊侯遠唁昭公盡其辭禮而實有拒之之意取鄆以居之使之於魯境僅得有所處而其實陰與季氏使之得以恣其專齊侯無急義救患之心洞見矣經止書實事而義見於言外季氏之罪自可知也

夏公圍成

成孟氏邑也孟氏得民久矣公假齊師之力圍之者成不服而拒守也見國內知有季氏而不知有昭公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鄆音專又音圓　左氏傳謀納公也

此參盟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冉見何晉不復主盟矣晉不復主盟而後齊專盟矣

公至自會居于鄆

公圍成而鄆陵之會至書居于鄆明不得公至自會居于鄆　成也率謀納公已而不果納公復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平王卒昭王軫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案傳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天王入于成周盈來奔孚朝知其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定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　成周今在洛陽城東三十餘里故城即周公所營下都也王城今河南城武王定鼎于郟鄏至成王在豐使召公先相宅卜澗水東瀍水西而營洛邑是爲王城子朝作亂居王城今雖奔楚尚有餘黨敬王畏之徙都成周　經不言歸而言入以著即位于外也亂之萌也皆景王寵庶孽以搆禍其危甚矣亂至數年而後定　聖筆特書于魯史以垂世戒也

二十有七年丙戌春公如齊自鄆行也公至自齊居于鄆

傳言通志堂

在外也公在外邑故書地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左氏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楚囚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

楚莠尹然工尹麇音君帥師救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我王嗣也吾欲求之真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鱄設諸寘劒於魚中以進抽劒刺王鈹交於胷遂弑王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皆僚母弟

吳子壽夢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札光諸樊之子僚夷末之子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宜歸之光不當立僚也故春秋不書光弑僚而稱國以弑者罪當時秉政之大臣也大臣置君使內外物議厭服庶幾國本定而不搖若出於私意立非其正未必不貽禍將來也經之稱國以弑其旨微矣

楚殺其大夫郤宛案傳稱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令尹子常聽而信讒宛為費無極所惡讒之於子常設詭計陷之而宛不察甲兵豈宴享贈遺之物無極俾陳之以與子常無異戲兒童而宛特信之何蔽之甚也宜其蹈殺身之禍是時楚平昏虐囊瓦貪殘以無罪而殺楚之良俾讒諂得以肆其毒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案傳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樂祁犁衛北宮喜皆利納公圖請之士鞅取貨於季孫拒之曰二子皆圖國者也而納魯君請從二子聞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賂反道季氏之善使少知義肯如是乎其人不足取也然經無貶辭以有成周之善故序而不略也文十五年諸侯伐齊齊賂晉不克還經於是略而不序

扈京兆府鄠縣扈鄉

冬十月曹伯午卒悼公卒弟聲公野立

邾快來奔快邾大夫不氏略之也邾之臣來奔者書之邾與魯鄰國而聚其逋逃經悉書之以示譏也

公如齊自鄆行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丁亥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六月而葬緩

公如晉次于乾侯乾侯在魏郡晉境內邑公如晉求援次于乾侯以待命晉不答焉此明年所以復居于鄆也公連年如齊而不見禮今又如晉而不得入其窮辱若此齊甥舅之國而晉又盟主皆與季氏而不見恤中國之伯政衰矣公至晉子家子請太竟以待命而公弗聽晉人使復于境而後還公已在外有二子家而不用其言則公之自任以取辱宜矣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定公卒獻公蠆立

六月葬鄭定公三月而葬速

讀春秋編卷十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悼公卒頃公結立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 戊子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杜氏曰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故

前此公次于陽州而書公至自齊者齊侯見公也今言至自乾侯者晉侯不見公也所以深罪晉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唁公不得入于晉也高張高偃子唁公稱主君大夫稱主君比魯公於大夫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 公羞齊所卑故復適晉異晉見恤

公如晉次于乾侯 再如晉亦不納公既無所往姑次于乾侯 昭公至自齊居于鄆三至自會居于鄆一至自乾侯居于鄆一書至書居所以存君也公捨越于外不獲其所而魯國君臣之義其可絕乎下書公在乾侯亦此意也 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諸侯納之正也晉坐視而不之救齊徒唁之而未嘗見恤亦何濟也

夏四月庚子叔詔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潰散也民散而逃去也公居鄆四年無德以懷其民民畏季氏之威而不安嘗以公而貶于且音苴知矣今潰而叛去之公尺地一民無有也往于乾侯聊復寄耳書鄆潰如鄆棄其師梁亡是也

三十年 己丑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乾侯晉地也非其所矣必言公之所在不與季氏之專國也其罪權臣貶諸侯之意具見矣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以其留於夷狄為失其所故亦書其所在因以譏之此今之書法公在外不教遽無公也 士大於君父之義盡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頃公卒定公午立

秋八月葬晉頃公 三月而葬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案傳吳于執鍾吾子遂伐徐已卯滅徐徐子章羽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逸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不及遂滅夷使徐子處之常山劉氏曰齊滅譚譚子奔莒楚滅弦弦子奔黃狄滅溫溫子奔衛國滅君奔皆不名春秋之世強陵弱眾暴寡而滅人之國其君力有不勝而奔者於其國義未絕也訴於天子方伯則理可伸而邦可復矣焉可遽絕之哉唯徐子章羽獨名者以既服吳而奔楚安有興復之志乎故名之以著其絕也

三十有一年 庚寅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音歷于適歷適音的晉地左氏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侯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邑之會晉欲納公而獻子又私謂季孫令必來季孫如意深結獻子今晉使荀躒來將以納公范獻子受季孫之貨而還季孫必用何晉不罪季孫反與之會皆季孫善於要結晉卿爲之蒙蔽而不見其惡季孫包藏姦慝善於言辭繆爲禮遜所謂象恭滔天者也晉宋爲下所蔽不能獨其姦其昏可知安能主夏盟矣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襄二十五年薛與盟故書獻公卒子襄公定立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氏傳季孫從知伯即荀躒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言晉君恐不獲納君之罪敢與知魯國之難陪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言且歸攝君事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魯昭既出如齊如晉皆不見納

徒使使來唁特虛禮耳昭之庸劣孰蔽固不足道君也季氏以臣出君可乎齊晉不明君臣之義爲季氏要結其卿以自固卒之寵姦成亂不知從自及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杜氏注濫東海吕慮縣不書名重地也許氏曰邾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書邾史闕文左氏傳邾黑肱以濫來奔季孫將爲己邑故逆而館諸其外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　壬申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鄆　口暫反杜氏注公居乾侯遣人取之石氏曰非公意也如取鄆取鄆之北杜氏誤有闕城魯羣公墓地今東平府須昌縣闕東平須昌縣東平鄆州　昭公之難叔孫自闕歸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蓋魯地也

夏吳伐越　左氏傳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哀二十二年越果滅吳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吉且　三十八歲　吳報越昭五年從楚來伐之機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

周 左氏傳秋八月王使凾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范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合城成周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計所當城之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度深淺仞物土方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議遠邇議役徒之遠邇量事期知事幾時畢計徒庸知用幾人功慮財用知費幾財用書餱糧知用幾糧食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賦所當城丈尺書以授帥而更效諸劉子帥諸侯之大夫效致也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穀梁傳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成之此變之正也孫氏曰城成周者不與大夫城京師也天子微諸侯故諸侯不城京師而大夫城之是天下無諸侯也故云諸侯之大夫城成周以惡之張氏曰敬王遷都成周因諸大夫城之而以成周書紀實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氏傳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不薨路寢爲失所魯自季友受賚爲上卿至于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昭公憤其太專攻之不克而出如齊如晉求援而不見答晉雖欲納公不思逐季氏使公從晉而入亦仍制於季氏故昭公不肯入而卒客死于外而當世之於季氏則亦莫之罪也吁人心至此禮義絕滅惟知有勢利耳故經于公之出魯國政事皆不載但書公所在蓋聖筆誅權臣存大義也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十一

吳郡 陳深 撰

定公

名宋襄公子昭公弟 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 壬辰 **春王** 昭公於去年之十二月薨于外二子公衍公爲季氏惡之而廢嫡將立公之弟公子宋至六月公之喪至五日而宋始即位宋非受之先君受之于季氏自正月至六月魯國無君而正朔無所承故經但書春王二字不書正月略之也所以抑強臣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晉大夫韓不信城成周以仲幾不受功擅執之而不以天子之命又不以歸京師故經書以疾之其專執無君之罪具見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昭公喪至而即位示有所繼也當不崇朝即定又爲待六日乎蓋意如有所制也書之以著其惡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昭公薨于乾侯暴露六月喪始至魯七月而後克葬季孫猶欲溝其墓域而易其謚號以榮成伯之言而止季孫之惡著矣

九月大雩 書不時也 詳見桓五年

立煬宮 煬音羊去聲立者不宜立也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昭公之出季氏禱之昭公死外季氏以爲獲福故立其宮書以譏之

冬十月隕霜殺菽 菽經歲而後成耐寒之物也十月初寒沍霜未嚴何以能殺菽也書此以記異也

二年癸巳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天火曰災言火自雉門延及兩觀也 正義曰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宮曰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周禮太宰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衆曰象魏闕也劉熙釋名曰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然則其上懸法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兩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石氏曰明堂稱魯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則雉門天子之制同者曰庫門則兩觀天子之禮也魯以周公之故僭天子也傳稱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臺門則兩觀諸侯之禮久矣春秋因其災以見之言過制以致天災也魯不敬天之戒而又新作之失禮甚矣大室屋壞御廩災成周宣榭火之類必更而新之經皆不書惟此雉門及兩觀書者惡內之不祇天變而以僭侈爲所常也

秋楚人伐吳 吳子誘楚師至而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守巢大夫囊陵許氏曰自襄三年書楚伐吳終於人之則楚力竭矣於是有吳入郢自昭三十一年書吳伐越終於越再入吳於是吳亡楚介在南荒夷蠻相攻不可單錄故刪取其要如此以爲伐國之戒七書禁伐僅能一克

于朱方他役皆敗無功書伐而不書敗者積其陵暴首兵之咎將微之於此而後至於禍敗失國也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穀梁傳言新有故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 雉門兩觀天子之制魯僭久矣既災而復作習舊而不知爲非履變而不知爲戒春秋因事以示貶也

三年甲午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程子曰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皐鼬 皐鼬由又切

二月辛未邾子穿卒 左氏傳邾莊公與夷射音亦食姑飲私出閽乞肉以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闔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床廢于鑪炭爛遂卒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莊公卒子隱公乞立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六月乃葬緩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左氏傳盟于郰修邾好也杜氏注郰即拔也郰淮陽軍下邳縣東八十里有郰子城宣四年平莒與郰

四年乙未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惠公卒子懷公柳立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衞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蔡侯如楚因不與子常求佩止之三年後獻之得歸蔡病之如晉請伐楚晉請命于周於是天子之卿大合諸侯會于召陵將以救蔡伐楚也而卒不能明暴其罪以行天討不振旅而還卒使吳乘其釁至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召陵此舉合十八國之衆而不能有爲但入楚之竟而已故經書侵楚陋之也當時晉雖主之實劉子爲之也以周之不競而能合諸侯之師盛於五伯未幾不幸而劉子卒君子蓋深悲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左氏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沈役屬楚未始通晉則何以責其不會伐蔡以晉命恃強滅沈以之歸而又殺之甚矣宅日寧免公孫翩之禍乎書以歸罪沈子嘉不能死社稷故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由又反　程子曰公不獲見於晉故因重言諸侯劉子不與盟也皐鼬杜氏注許地繁昌縣東南有城皐亭會而求盟則此盟公意也故書以及

杞伯成卒于會　悼公卒僖公過立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容城地闕或以爲近晉

秋七月公至自會　不致侵楚公以得盟爲幸

劉卷卒　杜氏注即劉盆也劉子奉命出盟召陵死則天王爲告同盟陸氏纂例畿內諸侯不同列國故不言劉子卷卒亦譏來赴故書之王卿士不卒有闕於天下之故則卒之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左氏傳楚爲沈故圍蔡

晉士鞅衞孔圉帥師伐鮮虞　昭十二年楚滅陳蔡晉人不救而伐鮮虞故經稱晉以狄之今晉會諸侯不爲蔡伐楚蔡爲楚圍而不之救而又伐鮮虞虞畏強淩弱也然經仍書晉士鞅衞孔圉何耶晉棄諸侯固可罪而蔡無滅國之禍輕重之異也士鞅即范鞅孔圉鞫居

葬劉文公　文謚也趙氏曰劉文公天子畿內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楚

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楚圍蔡蔡求救於晉晉荀寅求貨於蔡不得而辭蔡侯遂折召陵之謀蔡去晉
求吳救吳許之冬十一月蔡以吳之師及楚戰楚師敗績囊瓦奔鄭吳稱子善
救蔡也然經不曰救者吳楚相攻非一日吳子胥宰嚭皆有謀楚復讎之志蔡
人往請會逢其適吳遂假爲蔡出師之名本非有救災恤鄰之實故不言救囊
瓦以貪殘敗國喪師又不能死故記其奔而稱人賤之也書蔡以吳子者言蔡
能用吳而左右之也吳楚強弱雖不同不以夷主
中夏也然自此之後吳日強遂主中國會盟矣

庚辰吳入郢吳子救蔡伐楚春秋善之及囊瓦敗奔長驅入郢乘其國
君之室臣舍于臣之室虐及生死不義之甚狄
道也春秋惡之故不書爵而舉號反而狄之也

五年丙申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三公羊作正

夏歸粟于蔡左氏傳夏歸粟于蔡以周亟憂於無資
杜氏注蔡爲楚所圍飢之故魯歸之粟

於越入吳於粵聲也從其本國之自稱也猶所謂句吳
左氏傳越入吳吳在楚也畏吳在楚而入其國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左氏傳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
房劉氏意林曰意如之罪固著矣及其
卒也絕之則其著也不亦彌信乎而春秋弗爲也以謂定不書正月適足以見
定之非正而猶未足以見其受國於季氏故於是復明意如之爲定之大夫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獲晉觀虎左氏傳三年秋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晉地
報觀虎之役也　鮮虞白狄別種也前年秋晉士鞅與衛孔圉伐之今冬士鞅
又帥師圍之晉不能以德懷之徒數加以兵兵愈忿而愈不服經屢書之以惡
晉也

六年丁酉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
歸左氏傳鄭滅許因楚敗也　許依楚楚師敗不暇救也許自隱十一年魯齊鄭入之
後使許叔居許東偏成十五年遷于葉昭十八年又遷于白羽定四年又
遷容城許偪鄭數爲鄭所困故依楚而屢遷之近楚以圖存也六年楚爲吳所
敗鄭乘其敝使大夫遂滅之鄭以大夫滅諸侯而以其國君歸甚矣春秋之義
以其君歸者皆名之以其失地不能死社稷罪之也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左氏傳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
靡也胥靡周地鄭偪翟圃鄭人以作亂爲之伐胥靡晉
使討之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於
鄭因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諫而止張氏曰奉晉命以討鄭黨亂人正
也然陪臣方執國命使衛侯不聽公叔之言魯師危矣故致之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左氏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二子請已謂晉人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許氏曰魯國政在大夫而家臣能強使之則家臣始擅國矣劉氏意林曰陽虎陪臣也而執國命欲蕩公室以自封久矣事不成故竊寶玉大弓以逃春秋本其禍之所搆自二子之使夫以二子之力專國擅君而陽虎能制之方復爲之請於伯主之國此其無所忌必爲亂之芽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宋樂祁聘晉其家宰陳寅知晉政多門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往必有難使樂祁立後而行趙簡子逆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范獻子果怒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宋專使來聘晉敬盟主也而晉卿范獻子與趙簡子私忿以宋使有所獻於趙故譖而執行人經稱晉人以執貶之也非伯討也執無罪徒絕鄰國之好耳況又出於大夫私意晉侯之昏庸可知宜乎權移三家而伯統絕矣

冬城中城社氏注公爲晉侵鄭故懼而城之穀梁又以公懼三家而脩內城然不可得而詳矣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仲孫何忌不言何闕文也鄆貳於齊故二卿帥師圍之其專甚矣

七年戊戌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左氏傳齊侯鄭伯盟于鹹僖伯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即沙亭　齊盟鄭又此蓋自是中國無殷會矣　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王盟矣是故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終始也　召陵之會晉卿求賂諸侯皆貳齊鄭會鹹又徵會于衛將以同叛晉也是時大國唯晉鄭齊衛又數背叛相侵伐齊晉兩國相爲強弱晉強則同諸侯以附晉晉弱則合諸侯以自強若魯衛鄭則視之以爲向背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侯衛侯盟于沙左氏傳見上文　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　齊盟鄭又盟衛同叛晉也晉景不足望齊盟鄭衛亦欲伯矣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魯事晉而齊叛之故伐我西鄙徒欲以力定伯不知其不可也　齊景乘晉之衰無德以懷諸侯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己亥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左氏傳公侵齊門于陽州　魯陽虎用事無軍政故以侵書之而公亦以危致也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左氏傳公侵齊攻廩立之郛

曹伯露卒　靖公卒子伯陽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去年秋齊國夏來伐以魯之從晉也今年公出師報之也不寫無故然至於再興師而齊未嘗懼而求平亦未聞戰魯之出師凡三月勞民已甚於齊初無損益故兩書侵皆言公志其愧也齊之師再至則兩書伐我見齊強魯弱也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左氏傳晉士鞅師于瓦　瓦衛地杜氏注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今滑州白馬縣　不曰會晉士鞅而曰會晉師重師也以其來救故公逆會之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懷公卒子閔公越立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氏傳秋晉士鞅會成桓公周卿士侵鄭圍蟲牢鄭邑報伊闕也六年鄭伐周關外晉爲周報遂侵衛　許氏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臧沙之盟諸侯已貳晉不思德禮之是務而欲恃力攘服則失霸何日之有報伊闕者假王命也　襄之二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齊盟鄭于臧盟衛于沙鄭衛始叛晉於是晉侵鄭衛又明年及齊平雖魯亦叛晉矣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三月而葬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氏傳九月師侵衛晉故也曾為晉討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曲濮衛地杜氏注結叛晉也　衛鄭既叛而晉侵之魯亦助之曲濮之盟合謀以備晉

從祀先公　杜氏注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謂將正二公之位次也本此意曰文二年躋僖公此書從祀先公則魯之逆祀至此而順也馮氏謂從非訓順盤庚曰文王烝哉治于大廟其主皆從歷代宗廟之禮而祭之也詳其事書曰從祀先公則昭公可知矣不言昭公內諱也昭公卒于外喪歸意如尚欲溝絕其地域不使與先君同既而止葬其墓南以是而觀則昭公未得入廟也明矣五年意如卒六年陽貨欲去三桓尚厭魯人之心始置昭公於先公之廟而祀焉爾昭公入則閔僖當祧去廟中之昭穆正矣胡氏引此說言陽虎欲去三桓以取媚國人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日特書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見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

盜竊寶玉大弓　杜氏注盜謂陽虎也家臣賤故曰盜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皆以寶玉爲對主器之重大弓爲武王之戎弓季孫意如逐君專國如此其強也其子斯乃爲家臣陽虎所制而拘之虎欲順祀先公將享于蒲圃而殺之幸而公敛處父知以告孟孫期孟孫以兵救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將如蒲圃桓子謂林楚往孟氏得免於難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敛處父入與陽氏戰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如公宮取寶玉大

乙千○五十二

弓以出入于謹陽關以叛經不書略家臣也　寶玉大弓周公之分器魯國之重寶陽虎竊之以奔將以賂外國求容也其後虎自以不義之甚而歸之有國者不能保其世寶尚足爲國乎虎之叛則略而不書分器失則不可不書也意如卒未久子斯幾爲家臣所殺亦幸而免天之報施顯然若此姦憸亦可以鑒矣

九年 庚子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蘧卒** 獻公卒子聲公勝立

得寶玉大弓 二物先代之寶失之書得之亦書不曰盜歸寶玉大弓者穀梁曰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　六月葬鄭獻公 三月而

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五氏晉地左氏傳齊侯伐晉夷儀克之晉車千乘在中牟報夷儀也衛侯將如五氏齊侯在五氏將往助之卜過之龜焦衛至五氏道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衛侯怒曾子復顧下欲以身當五百乘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諸師圍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三邑皆齊西界近谷謝衛意衛侯過中牟往助之次于五氏齊爲晉所敗經不言伐而言次何也惡其伐盟主也凡言次皆緩也蓋二國謀禦晉魯也然其實聲言伐晉以齊魯將侯其來求平也故明年魯及齊平亦同背晉矣

秦伯卒 哀公卒孫惠公立

冬葬秦哀公 襄陵許氏曰秦自晉悼以後寖不見於春秋則知秦益退保西戎軍旅禮聘之事不交於中國矣

十年 辛丑 **春王三月及齊平** 杜氏注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呂氏曰及齊平我志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公穀作頰夾谷魯地濰州懷仁縣左氏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奉公遬曰士兵之今士官以兵擊萊人而君合好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音闢又避之左氏欲以歸汶陽之田歸功夫子故爲此說殊不知要而得之非聖人之正自遠辟之已下至齊侯將享公悉不取　許氏曰昭公以來魯滋以削君行必致蓋易危也夾谷之會孔子正勝然猶致之存戒心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氏傳報夷儀也　晉人討衛而衛不服晉以昨涉陀盟衛援衛侯之手無禮遂執陀殺之以求成亦不許何晉不思衛恃齊故爾尚有以服齊則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鄆讙龜陰三邑皆汶陽田也　案傳魯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以禮相見齊侯使萊人鼓譟欲執公孔子命司馬止之而折以理齊侯愧又優施舞于幕下孔子使司馬誅之齊侯歸告其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

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得罪於魯君有司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汝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成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想其時歸齊至此方返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言歸不言來言歸又言我則魯所欲也今之歸田程子所謂齊服義而來歸之故曰來歸使魯欲得故地縱以兵革攻伐吾則厚幣巧辭以請亦未必能得蓋人存神過化之妙有以格其民心非智謀者倉卒所可爲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邾叔孫之邑初叔孫使馬正侯犯殺邾子捷宰公若藐弗能而宣言部中齊人將還邾民邾民駭圍侯犯以不能副叔孫之命遂叛故叔孫與仲孫何忌帥師圍邑不出公命陪臣據邑以叛再帥師圍邑不出公命陪臣據邑以叛　其民心非智謀者倉卒所可爲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使樂祁于晉晉執之八年樂祁歸卒于大行晉士鞅曰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今宋公使樂大心樂族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樂祁之子溷怒而譖于公逐之大心同族不去樂大心責溷棄經季大心辭使宋公已怒之及溷之譖固易行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　宋公子地嬖臧賓徽分其室五分與徽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朱馬鬣尾以與魋地怒使其

徒狀魋而奪之母弟辰使地奔以禮碎而請君止地君不聽辰亦奔　地於己之嬖不吝公之嬖則吝亦偏於私矣宋公以嬖而失二弟友愛之義固可貶辰強挾二卿而出二卿亦見脅於辰俱可罪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甫齊地地譜今屬鄆州平陰縣　魯定之初晉伯雖衰猶能會皐鼬之盟鄭皆與焉及聲公即位晉伯會盟侵伐蔑然不舉故鄭始東結齊魯與晉爲敵定十年會齊十一年平魯又沿盟至哀二年又與晉戰

叔孫州仇如齊　左氏傳武叔聘于齊　杜氏注謝致邾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傳見上　劉氏曰諸侯通其弟云者以重書也何重乎宋公之弟辰言不能親親也暨者何及也猶暨切暨也蓋強脅之也　書宋公之弟辰暨大臣不能自立爲辰所脅而奔亦交譏之也

十有一年　壬寅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蕭宋邑　劉氏曰其出也謂之暨其入也謂之及及非不得已之言也　宋景曍向魋公子地怒魋而出奔公

之弟辰請止地公不聽忿而挾二卿亦弃無大故輕於去國固可罪何未幾四臣據宋邑自陌於叛逆其罪不可逭也書自陳者藉鄰國之勢以叛陳之罪亦著矣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宋公以諧逐大心大心在曹聞宋公子地公之弟辰仲佗石彄叛于蕭自曹往從之雖不書叛其叛可知矣

冬及鄭平左傳始叛晉也杜氏注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故曰始公六年侵鄭爲晉討也今及鄭平始叛晉也平不書必闕天下之大故而後書書渝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所以終始也襄陵許氏曰夫晉之爲晉自若也定亦未有他惡而諸侯雖心焉者政在多門貨賄讒慝汩昏其間則無以令天下極於執樂祁也

叔還音旋如鄭泣盟還叔詣曾孫案世族譜叔還是叔弓曾孫此云叔詣誤

十有二年癸卯春薛伯定卒襄公卒君此立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許規切郈家忠謀墮毀其城使無所恃所以制陪臣抑私家而復強鄰弱枝之勢也一邑已墮而成獨不服雖公圍之亦不克郈費強難克而克之成最易而不克何耶

蓋公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僖孟孫僞不知我將不墮故公圍成弗克齊人以孔子爲政饋女樂三日不朝孔子遂行所以墮都之謀終於圍成而不果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左氏傳衛公孟彄伐曹克郕曹邑還又重十三年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費費季氏之邑三家不憤於禮擅城其邑雖欲墮之而不從亦受其害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攻入公之側幸而伐之勝二子奔齊遂墮費家臣屬邑在國內而強悍不能制其亂極矣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黃齊地杜氏注盟結叛晉

十有一月丙寅朝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成孟氏之邑公敛處父先謂孟孫以爲保障而不欲墮之故公圍之弗克卽費不易克二子皆墮之公圍成弗克其不足虞有爲也成國內之邑而書至者臣強君弱其危甚矣無異於外也

十有三年甲辰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垂葭衛地一名郠古開反氏高平鉅野縣有郠亭今屬

濟州　齊侯衛侯將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爲之援

夏築蛇淵囿　書不時也　許氏曰晉政不脩而非時勤民築囿奉己而已志不及國也夫囿成弗克歸而力此何振之有

大蒐于比　音毗　蒲　夏蒐非時　大蒐于昭十二年此年　十四年　蒲昭十二年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衛大夫　連年專伐書以惡之　已見前十二年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案傳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舍諸晉陽鄲午歸告其父兄皆曰不可衛以是故與邯鄲親而寘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齊必來報懼齊而徙則衛與邯鄲之好不絕如之而歸之晉陽趙孟不察其謀怒而殺午趙稷午之子涉賓午家臣以邯鄲叛俾司馬圍邯鄲午荀寅之甥也午之母荀寅姊妹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荀寅子娶吉射女以殺午故伐趙氏鞅奔晉陽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經書曰叛人臣不當專土也入者不順之名叛者不赦之罪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荀躒言於晉侯曰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二子敗于朱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此書法與上同三叛臣之罪均也皆強悍不知有君晉室自是微矣　朝歌晉地衛州衛縣西有朝歌城南有牧野

晉趙鞅歸于晉　左氏傳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監于公宮蘇氏曰鞅寅吉射之叛其罪均也鞅以有助故得復韓魏與范氏中行氏皆惡今乘其際告公伐之而請復趙欲使二子益忿寅吉射以無援敗終之欲益衛貢殺邯鄲午非始禍乎晉侯既不能致辟於鞅反從韓魏之請俾已叛者復歸于晉無政刑矣此韓趙魏分晉之本也歸易辭也叛而歸言其自如亂之甚也

薛弒其君比　胡氏曰稱國以弒當國大臣之罪也　比弒而惠公庚立又名寅

十有四年乙巳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左氏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辛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文子曰戍將爲亂春衛侯逐公叔戍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奉朝之徒夫人愬之衛侯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戍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然之府也使成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爲貪人之所慾於以保其爵位倘庶幾乎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

牂 音滅 **歸** 左氏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頓子小邦欲事晉背楚陳附楚者也故絕其好頓子知慕中夏盟主而事之莫好尚固可取也殊不思晉之伯衰諸侯俱叛一旦楚陳來伐誰能救之坐待其亡以取固辱公孫佗人以中國之大夫而從夷狄以滅人之國其惡甚矣以頓子歸不言歸陳歸楚蓋以二國別以歸何國也頓子書名責其不能死位無俟國之志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左氏傳北宮結來奔公叔成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檇公羊作醉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左氏傳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足大指取其一屨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若滋去惡莫如盡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難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　許氏曰書檇李之敗用見吳之取滅身以爲殘民伐國之戒　書越敗吳下曰吳子光卒隱然示光因敗傷而

也不言獻不言師不言戰皆夷狄之又略之也書敗者許戰也哀元年吳子敗越吳越不告故魯史冊不書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左氏傳晉人圍朝歌以范中行氏據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即牽地謀救范中行氏　三國之君同爲范中行爲會而助不衷故致公以危之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洮曹地左氏傳范氏故也　許氏曰齊魯宋衛崇奨逆亂謀動干戈大義已矣

天王使石尚來歸�according 市軫切　石尚稱名固知爲天子之士而非大夫然亦當稱王人君既不以禮使之尚亦以非禮行故書名以貶之也�according祭肉也腥曰�according熟曰膰禮助祭則受胙天子於諸侯固有歸�according之禮魯未嘗助天子之祭而天子遣使越千里而歸�according非禮也經特書以示譏焉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劉氏權衡曰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左氏敘蒯聵事曰蒯聵欲殺夫人夫人啼而走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出奔宋子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爲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出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己之淫則啼而走言大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故外則召宋朝內則逐公叔成趙陽彼不恥召宋朝固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又蒯聵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而走入其家使真其事者敢乎哉此亦一證也常

山劉氏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舅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者不鮮矣而靈公聽南子之潛謂蒯聵欲弒其母不能為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罪乎哀二年晉趙鞅納世子蒯聵于戚亦書世子同此義張氏曰考二劉之言足以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讒言而非當時之實録也不然春秋至趙鞅之納猶與以世子之名何哉

衛公孟彄出奔　左氏傳衛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奔鄭自鄭奔齊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辰嘗奔陳自陳入于蕭以叛今又自蕭奔宋魯不惟不能討又從而容受之何耶

大蒐于比　音毗　大蒐于比蒲凡三詳見前年而不書公以軍政久不屬公皆季孟爲之也邾子來不以朝禮故但書來會而蒐又非宜會之處故明年邾子復來朝魯

城苫父　音甫　及霄　苫父霄魯二邑杜氏云公賦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　此年無冬史闕文

十有五年　丙午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左氏傳邾隱公來朝邾子咎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傳曷爲不言其所食漫也　漫猶褻也　食其身杜氏注不言所食舉死重也趙氏曰皮膚無不死　郊天子祭天地也魯僭禮屢致災變神不享非禮可知矣而當時君

臣不悟猶改卜牛聖筆因事書之以志非禮致變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楚滅胡書楚子爵其初子豹書名罪在豹也吳入楚書入罪在楚也胡子乘亂盡俘其邑之近者以歸小國不安分而暴虐若此楚既定又不事楚是自取滅亡故楚子滅之罪不在楚也又不能死位而楚以之歸亦當書名貶之也

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傳曷爲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　運轉也已一春三正不吉復轉下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三卜不吉已見神不饗非禮而又再三瀆之瀆則不告矣雖二吉猶不當爲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宮名不薨于路寢非正也　襄陵許氏曰春秋所大正始與終禮卒以正終也內卒凡十四公得正而薨焉者唯莊宣成是以君子務力於禮而順命之變又何求焉

鄭罕達帥師伐宋　左氏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老丘宋地宋公十二年公子地奔鄭宋鄭之間有隙地六邑子地作頃丘王賜與之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鄭人將以處公子地故伐以取之　許氏曰宋大國也資王伯之餘業至于景公而鄭能困之則桓雖爲之也無競維人豈不信哉

齊侯衛侯次于渠篠 公羊作蘧篨　左氏傳齊侯衛侯次于蘧挐　王盛
辭也不書救
不誠于救也

邾子來奔喪 禮天子崩諸侯奔喪魯之小國曾定公之喪邾子來奔及葬滕子來會葬以天子之禮待列國非正也自是諸侯奔喪由邾子始然不過以強弱利害行之耳

秋七月壬申妙氏卒 劉氏曰此要爲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哀公未成也故其歸不幣不逆不至于未成君也故亦未敢謂其母爲夫人耳石氏曰其爲妾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亦書薨著其非禮也哀公母定妙卒時子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加於母故書卒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邾子奔喪滕子會葬皆非禮也以見大國恃力而小國因事以求說也呂氏曰邾子來奔喪畏魯甚也滕差遠而大於邾故但來會葬此專以利害強弱爲國者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穀梁

傳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戊午日下昃乃克葬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　已定一已日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葬非禮也無雨備故待齊而後葬與宜八年葬敬嬴同書實事以示譏也

辛巳葬定姒 公羊傳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　非夫人而書葬定姒宜矣

冬城漆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則此城漆者庶其邑也魯嘗受叛人規叛來奔事魯謹矣哀公初立不務善鄰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力啓鄰怨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使吳人乘間以伐其國齊人問罪而取讙闡利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其不終也宜哉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